

白朗著

將臨期

降生的基督

——釋迎接耶穌誕生的福音敘述
(瑪1及路1)



將臨期

降生的基督

——釋迎接耶穌誕生的福音敘述
(瑪1及路1)

香港公教真理學會出版

Raymond E. Brown, S.S.

A Coming Christ in Advent

Essays on the Gospel Narratives
Preparing for the Birth of Jesus
Matthew 1 and Luke 1

Copyright © 1988 by The Order of St. Benedict, Inc.
The Liturgical Press, Collegeville, Minnesota.
All rights reserved.

目 錄

前 言	1
第一章 童年敘述的起源與目標	3
第二章 耶穌基督的族譜 (瑪1:1-17)	13
第三章 向若瑟宣報 (瑪1:18-25)	25
第四章 向匝加利亞宣報和洗者的誕生 (路1:5-25 , 57-66 , 80)	39
第五章 祝福辭 (路1:67-79)	48
第六章 瑪利亞領報、訪親和謝主曲 (路1:26-56)	60
註釋	72

前 言

我在前兩篇由禮儀書籍出版社出版的論文中，討論過四旬期的苦難敘述（在聖週內被釘的基督），以及聖誕期的童年敘述第二部分（聖誕期的成年基督）。後者是以大眾化的形式，討論瑪竇福音第二章（賢士及星辰）和路加福音第二章（牧人、馬槽、獻耶穌於聖殿、在聖殿內尋獲少年耶穌），記載耶穌誕生所帶來的後果。在此，我要完成這個有關童年敘述的反省，以我一貫用的大眾化形式，討論瑪竇第一章和路加第一章迎接耶穌誕生所發生的事。按邏輯，將臨期是教會在禮儀中處理這些資料的季節。在這期間，教會預備迎接降生的基督，在聖誕節來臨。

這些禮儀的預備，是以縮影的方式，重活（透過信仰的眼光）以色列人長期預備基督臨於以色列歷史的過程。難怪瑪竇（明顯地）和路加（不明顯地），都在第一章內，追溯這歷史，以亞巴郎和撒辣懷孕依撒格的故事中，開始他們的敘述。在兩位聖史看來，這實在已是耶穌基督故事的開始。正如法律與先知所描述的，在以色列歷史中，常以出人意料之外的恩寵，在聖祖、民長、君王的生活活動中；如今也再次以出人意料之外的恩寵，告訴若瑟和瑪利亞，祂將要在他們身上完成大事。這樣一

來，將臨期的禮儀，在重述瑪竇和路加的第一章時，也在重述在它背後的以色列的故事。可以說，遠古的圖畫，從它上層的、更明顯的圖畫中透射出來。

默西亞是要經過以色列歷史的預備時期，以及若瑟和瑪利亞忠誠的回答之後才來臨。禮儀提供了第三個影響我們生活的預備時期，因為基督不會全面地來到我們生活中，除非我們有充份的準備。這本小書以瑪竇第一章及路加第一章作為素材，因為在將臨期最後的日子就是誦讀這些經文，以提醒教友這個準備工夫，好使我們也像我們在以色列古代和在新約時期的祖先們那樣，肯定地回答天主的邀請。

謹以此書獻給蕭民教授(John Kselman, S.S.)，以表示友誼和感激。蕭教授現執教於麻省劍橋的威士頓神學院(Weston School of Theology)。我們約在三十五年前初識，之後，我有幸在他在修院攻讀神學期間，忝為他的教師。二十年來，他一直不辭勞苦地校閱我所寫的各种著作的原稿(文字及其他錯漏)，更為我修飾文句及提醒我忽略的觀點。這樣一來，不但我得到他的幫助，甚至我的讀者，相信也獲益匪淺。這樣公開的鳴謝，又豈能表達我對這位慷慨、且默默耕耘的學者銘感於萬一？

聯合神學修院，紐約市10027
一九八八年元月六日主顯節

第一章

童年敘述的起源與目標

本書的中心是討論瑪竇第一章及路加第一章的經文，以作為迎接基督的將臨期的準備。不過，對於不甚熟悉「童年敘述」的讀者，簡略說明在這一章內敘述這些故事的原因和方式，是有必要的。

福音為什麼撰寫耶穌童年的故事？

最令人驚訝的是，在整部福音中，只有兩位作者注意耶穌的誕生和童年——只有瑪竇和路加為我們提供「童年敘述」。

大部分學者都認為馬爾谷是最先寫成的第一部福音，但這部福音是從耶穌接受若翰洗禮開始的。福音沒有告訴我們耶穌早年的家庭，亦從未提及若瑟、耶穌的養父。在早期的基督信仰中，馬爾谷不是唯一不會表示，對耶穌公開活動之前的家庭背景有興趣的一個，因為新約其他二十四部書（瑪竇和路加除外）也和馬爾谷一樣，對耶穌的家庭來源，沒有表示感興趣。甚至若望，雖然不是以耶穌受洗開始，但首先宣稱聖言在創造之先已存在，他也忽略聖言成為血肉的背景。

那麼，是什麼使瑪竇和路加對耶穌的成孕和誕生的故事有興趣？其中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好奇，對這位被稱譽為天主子的耶穌的根源感到好奇。他的出生是否也充滿他的職務所顯示的、神聖力量的特色？不過，純好奇不能解釋，以耶穌的幼年事件，作為成文福音的一部分這個決定，因為無論是瑪竇或路加，都不是一部描寫耶穌生平的書；但是以他誕生的訊息，作為他們所傳述的「喜訊」的一部分，卻有它的宗教價值——這正是了解童年敘述的關鍵。的確，我們以下會見到，儘管兩位聖史編寫了兩個形式非常不同的誕生故事，但是他們卻不約而同地從耶穌成孕的事上，看到同樣的宗教訊息。

如果許多基督徒對於我們只能從瑪竇和路加，得知耶穌童年的事蹟，感到震驚，他們見到，這兩位聖史有關的記述，差異竟這樣大，他們的震驚恐怕更大了。我們現在見到的聖誕馬槽或襁褓嬰兒的景像，是他們的敘述的綜合；但如果你拿起福音，毫無事前的準備工夫，分別閱讀瑪1-2章及路1-2章，你會發現兩者之間存在非常大的差別。

瑪竇的圖畫是：瑪利亞和若瑟住在白冷，他們在那裏有一間房屋。在星星的指引下前來朝拜小耶穌的賢士，招致黑落德殘殺白冷的嬰兒和聖家逃亡埃及。黑落德的兒子阿爾赫勞承繼他的王位，統治猶太，使若瑟不敢回到白冷而帶了孩子和他的母親，取道加里肋亞，前往納匝肋——很明顯是第一次來到這個小鎮。

另一方面，路加告訴我們，瑪利亞和若瑟原先住在納匝肋，到白冷只是暫時的，因為他們必須在羅馬人進行戶口調查時回去登記。文中提及瑪利亞「生了頭胎男兒，用襁褓裹着，放在馬槽裏，因為在客棧中為他們沒有地方。」這暗示他們在白冷沒有自己的房子。接着路加記述了聖家安詳地取道耶路撒冷，返回納匝肋，完全沒有提到賢士來朝拜或黑落德的迫害。

有些學者非常努力地協調瑪竇與路加之間的差別，但得不到什麼令人信服的成果。從忠於我們現有的聖經形式而言，我們應該接受，聖神願意給我們兩份不同的記述，那麼，忠實地解釋這些經文的方式，就是把它們分開來處理。有時我們會有一個不正確的願望，認為既然聖經是受默感的，那麼，每一個童年敘述應該完全是歷史性的，所以應該是盡力協調兩者之間的差異。大約九十年前，自教宗碧岳十二世以來，天主教會堅決和清晰地教導我們，聖經猶如一個圖書館，由以色列和初期教會傳給我們。在這個受默感而寫成的文集裏，收集了許多不同的文學類型，包括：詩歌、戲劇、歷史和小說。的確，在歷史與小說之間，有一段很大的距離，這其中可以包括以高度想像力的方式，覆述一個核心事實的種種可能性。

誕生故事與新約有關耶穌的公開活動和死亡的記述，有顯著的差別，後者有我們知道的目擊證人：宗徒，作為從福音和宗徒大事錄以文字表達的教會傳統宣道的根源。有人可能不認為，瑪竇和路加，確實從耶穌的父母處得到

有關他誕生的資料。不過，新約或最早期的教會著作，從不曾正面肯定資料來源是他的父母。兩部福音的誕生故事所顯示的重大差別，也使這個肯定不可能。新約的其他書卷，也沒有肯定地響應童年敘述所告訴我們的一切。最難協調的是：在耶穌出生時引起莫大的騷動，同時還有一個關於who he was（身分）的公開啓示，但是後來，當他前去受洗時，他卻是一個沒有人認識的人，而納匝肋也不預料他是一位宗教人物。我們必須承認，我們現在沒法知道，確實的童年歷史，也不知道瑪竇和路加從何處得到這些資料。這樣我們可以避免天真的基要主義的做法，把每一字每一義都看作歷史事實，也可不致於陷於破壞性的懷疑主義，把這些敘述貶為純粹神話（以下我們會見到，兩個敘述一些相同的項目，使這種純幻想的取向行不通，這點值得我們認真思考）。

我們在這方面有限的知識，會貶低這些敘述的價值嗎？當然不會。過份顧慮經文的歷史性和資料來源，會妨礙我們體會受默感的經文意義，因為這是兩位聖史要傳達給我們的，相同的宗教訊息。這訊息包含兩個重點：第一，耶穌的身分；第二，他的職務是戲劇化地體現全部以色列歷史。

耶穌的身分

瑪竇和路加都同意，耶穌的出身，應該從若瑟的族譜追溯上去，若瑟是達味的後裔。根據猶太法律，若瑟公開承認

耶穌，這使他可成為孩子的合法父親（一個不是來自肉身的父性身分），因此耶穌是真正的達味之子。瑪竇和路加都同意，瑪利亞懷孕耶穌，不是由於與若瑟的性關係，而是由於聖神的創造力。這樣一來，耶穌是真正的天主子。這個雙重的身分：達味之子和天主子，這在新約的福音或喜訊概念中是一個很重要的成分。

約在公元58年，當保祿寫信給不是由他親自歸化的羅馬基督徒，向他們保證，他宣講的，與他們所知道的是同一個福音，他在信上這樣描述耶穌的身分：「他按肉身是達味的後裔，按至聖的神性，由於他從死者中復活，被立為具有大能的天主之子。」（羅1:3-4）這正是兩個童年敘述所表達的雙重身分，但在保祿的書信（寫於瑪竇和路加之前）中，透過聖神而來的子身分，與復活事件相連。另一處，神聖的和達味後裔的子身分，卻與耶穌的洗禮相連。例如在路加的洗禮敘述(3:21ff)中，天主向耶穌宣佈：「你是我的愛子」，而降在耶穌身上的是聖神；接着，路加追溯耶穌的族譜，遠至達味和聖祖。換言之，當基督徒默想耶穌的一生時，他可以見到，耶穌一生這些重要的時刻（復活、洗禮、甚至成孕），都被用作澄清他的身分，說明他是誰的資料：他就是默西亞，或者達味家族受傳的君王和透過聖神的唯一天主子。當誕生故事成了表達這個訊息的工具時，而且也因為這樣，這些故事當然可以恰當地收錄在成文的福音之內。

此外，從童年敘述中，我們也可見到福音有關耶穌身

分的其他要點。在瑪竇和路加，這身分都是由一位作為天主使者的天使宣佈的。同樣，保祿也堅持，他的福音並不是來自人方面的資源，而是天主願意將祂的聖子啓示出來（迦1:12, 16）。同時，在瑪16:16-17，當伯多祿宣認耶穌就是默西亞、天主之子時，耶穌對他說：「不是肉和血啓示了你，而是我在天之父。」在馬爾谷、瑪竇和路加的洗禮記述中，天主的聲音從天上傳來，宣稱耶穌是祂的愛子，可見，福音有一個基本的理解，耶穌的身分來自神聖的啓示而不是由人的推理所得。

兩部福音另一個共同特色是堅持他人很快可得知耶穌的身分。在瑪竇，賜予若瑟的啓示，按天主的計劃，也顯示給外邦的賢士。在路加，賜予瑪利亞的啓示，按天主的計劃，也顯示給猶太牧者。雖然角色的分配，有顯著的不同，但兩位聖史，各自以不同的手法，告訴我們，耶穌的身分，從來都不是被人作為一個私人所有的知識而珍藏起來的。在天主的寵佑下，有不少人，即使是那些我們意想不到的人們，也非常渴望知道。

兩位聖史也傳達了一個相同的、負面的訊息：警告讀者，不是所有人都接受福音的，特別是那些應該是很渴望接受的人。縱使賢士能毫不猶疑地接受星象的指引，甚至是聖經的先知之言的指引（瑪2:2-6），前來尋找福音；但是那些擁有猶太的文化遺產和可以閱讀聖經的君王、大司祭和經師，卻相當敵視耶穌。縱使路加描述牧人、西默盎和亞納，為「一位救世者、主默西亞」（2:11）的誕生而歡

欣，他還是提出了嚴重的警告：「這孩子已被立定，為使以色列中許多人跌倒和復起，並成為反對的記號，為叫許多人心中的思念顯露出來。」(2:34-35)換言之，聖誕節的馬槽，置於十字架的陰影之下；福音常是產生審判的元素；「喜訊」的歡欣也隱藏着悲傷的成分，因為不是所有的人都相信。

那末，瑪竇和路加的童年敘述，從一個很真實的意義上，是完整的福音。兩段敘述都包含耶穌完整身分的基本啓示，以及這啓示很快就傳達其他人的方式，某些人接受了福音，卻引起某些人的反對和他們之間的仇恨。

以色列歷史的體現

瑪竇和路加的第二項共同宗教訊息的重要性，遠遠超出耶穌的身分，而且宣講這訊息的迫切性更大，因為很少基督徒能掌握這個訊息。當瑪竇和路加著作時，基督徒團體的聖經包括後世所稱的舊約——那時還沒有新約。這些聖書，猶太人稱為「法律、先知和其他的書」。瑪竇和路加都以他們所寫的福音首兩章：童年敘述，作為從這些猶太經書，過度到敘述耶穌職務的橋樑。兩位聖史摘錄舊約的故事和主題，因為他們覺得沒有這種準備的工作，讀者是不能欣賞耶穌的。

這些與舊約的關聯，今日的基督徒是一點也不熟悉的，尤其是天主教的教友，他們更難得聽到有人宣講這些資料。研讀童年敘述時，司鐸、傳道員不妨利用將臨期這

段時間，講解猶太聖經，作為教會開始她的禮儀年的背景資料（當人們發現聖經能配合他們崇拜天主的禮儀時，他們對聖經的印象會加深）。本書以下各章將會詳細分析，瑪竇和路加如何將他們的童年敘述，配合舊約的背景。首先，讓我先作簡單的概述。

瑪竇以「亞巴郎生依撒格」，開始敘述耶穌基督出身的故事。他的族譜名單是以摘要的形式，敘述聖祖的故事以及王朝的盛衰，從達味直至充軍巴比倫。這個名單最後的部分，從則魯巴貝耳至若瑟之間，這些人都是以色列歷史上不見經傳的人物，但他們對於天主預備默西亞的來臨是有意義的。然後，瑪竇以重疊顯映的技術，藉耶穌成孕和誕生的故事，再度重現以色列從埃及的束縛解脫的故事。若瑟、耶穌的父親，特別使人想起舊約的若瑟，因為他在夢中得到啓示，帶着聖家前往埃及避難。狡猾的黑落德王就是狡猾的法郎，殺戮希伯來男嬰的翻版，幸有天主保護其中一人的性命，這人將來要拯救他的民族（梅瑟＝耶穌）。在梅瑟的故事中，從東方來的術士巴郎，看見由以色列興起的達味後裔的君王之星（戶22-24）；同樣，耶穌出生以後，從東方來的賢士，看見了猶太君王之星。瑪竇引述五段先知預言，加強了舊約法律書（梅瑟五書）記述梅瑟英雄故事的記憶，好使人明白，先知和法律的實現，是天主將要透過耶穌而做的事件的前奏。耶穌的福音，將由約旦河的洗禮開始。

路加用了同樣的重疊顯映的手法，同時講述以色列的

故事和耶穌的童年故事。不過，他的技術比瑪竇的更加精細。匝加利亞和依撒伯爾、若翰洗者的父母，是按照創世紀法律書第一部中亞巴郎和撒辣的故事而塑造的。帶來啓示的天使是加俾額爾，這是希伯來聖經中最後寫成的達尼爾書中的末世天使。這樣一來，路加就可概括舊約的全部範圍。洗者和耶穌誕生的宣佈，是舊約記述的誕生故事的迴響。使路加的童年敘述幽雅脫俗的四首讚歌（瑪利亞的謝主曲、匝加利亞的讚美歌、天使讚頌天主的歌以及西默盎的讚歌）是舊約回憶的拼圖，幾乎每一行都與先知和聖詠的詩句平行。瑪利亞在聖殿奉獻耶穌，是亞納在聖殿奉獻撒慕爾的迴響（撒下1:24-28）。在耶穌的幼年故事中，從他的受割損至他在納匝肋逐漸成長，有一個不斷地重複出現的意念就是：一切都是按照上主的法律而做的。在路加來說，童年的敘述，就是猶太經書與耶穌福音的橋樑——在這橋樑上，舊約的人物如匝加利亞、依撒伯爾、西默盎和亞納會晤福音的人物如洗者、瑪利亞和耶穌。

* * *

現在，在我們回筆討論瑪竇的第一章和路加的第一章，不過不要忘記以上提到的雙重宗教訊息。我們所期待的、要在將臨期來臨的那一位，是達味之子和天主子。作為達味之子，他是全部以色列歷史的承繼人，是誕生故事用了許多典故所暗示的。作為天主子，他是常常出乎人意

料之外的天主恩寵的具體表現。舊約的歷史說明了天主仁慈的恩寵，甚至惠及沒有價值的人：祂常常高舉卑微者；總是聆聽忠信和服從者的禱告。如今，祂的兒子爲了以色列的光榮和作外邦人的明燈，他要更廣泛地與人分享啓示和恩寵。

第二章

耶穌基督的族譜（瑪1:1-17）

¹亞巴郎之子，達味之子耶穌基督的族譜：

²亞巴郎生依撒格，

依撒格生雅各伯，

雅各伯生猶大和他的兄弟們；

³猶大由塔瑪~~爾~~生培勒茲和則辣黑，

培勒茲生赫茲龍，

赫茲龍生阿蘭，

⁴阿蘭生阿米納達布，

阿米納達布生納赫雄，

納赫雄生撒耳孟，

⁵撒耳孟由辣哈布生波阿次，

波阿次由盧德生敖貝得，

敖貝得生葉瑟，

⁶葉瑟生達味王。

達味由烏黎雅的妻子生撒羅滿

⁷撒羅滿生勒哈貝罕，

勒哈貝罕生阿彼雅，

阿彼雅生阿撒

- ⁸阿撒生約沙法特，
約沙法特生約蘭，
約蘭生烏齊雅，
- ⁹烏齊雅生約堂，
生約堂生阿哈次，
阿哈次生希則克雅，
- ¹⁰希則克雅生默納舍，
默納舍生阿孟，
阿孟生約史雅，
- ¹¹約史雅在巴比倫流徙期間生耶苛尼雅和他的兄弟們。
- ¹²流徙巴比倫以後，
耶苛尼雅生沙耳提耳，
沙耳提耳生則魯巴貝耳，
- ¹³則魯巴貝耳生阿彼烏得，
阿彼烏得生厄里雅金，
厄里雅金生阿左爾，
- ¹⁴阿左爾生匝多克，
匝多克生阿歆
阿歆生厄里烏得，
- ¹⁵厄里烏得生厄肋阿匝爾，
厄肋阿匝爾生瑪堂，
瑪堂生雅各伯，
- ¹⁶雅各伯生若瑟，瑪利亞的丈夫，
瑪利亞生耶穌，他稱為基督。

¹⁷所以，從亞巴郎到達味共十四代，從達味到流徙巴比倫共十四代，從流徙巴比倫到基督共十四代。

*

*

*

這份族譜揭開了瑪竇福音的序幕。族譜本身在禮儀中有一次重要的出現，即在將臨期的平日。十二月十七日，是聖誕前八日慶期童年福音讀經的開始。^①在梵二前的禮儀中，比較常誦讀這段經文，但常有非常不好的效果，因為主祭的司鐸在讀這些人名時斷斷續續，有時更以人名冗長沉悶無意義為藉口而跳過一大段不唸。我卻相反，曾經嘗試以這個瑪竇式族譜作為將臨期的一個主題，甚至，如果我受邀請作聖誕前特別講道，尤其是在將臨期中的主日，我往往特別以瑪1:1-17作為講道的主題。當我抑揚頓挫地讀出這個長長而嚴肅的某某生某某的單子，堂區的教友臉露詫異之色時，我知道有效的講道其中一個先決條件已達到了——引起注意力，雖然他們對於這段福音選讀的原因，仍然不免有點摸不着頭腦。

讓我首先對族譜提出幾點觀察，以說明它的重要性。如果邀請現代一位基督徒，向一個對基督信仰一無所知的人，介紹耶穌基督的主要故事，他/她應該從何開始呢？我敢打賭，一萬人之中，沒有一個會從教會列為第一書的福音的第一句開始——即從整部新約的第一頁第一句開始，莊嚴地宣佈：「這是耶穌基督的故事的開始、起源/耶穌基督

的族譜。」真的，我們最多會說：「耶穌基督將臨的故事」^②在瑪竇看來，耶穌基督的根源，要推到亞巴郎生依撒格！換言之，希伯來聖祖的故事、猶大君王和其他以色列人的故事，是耶穌基督故事的開端期。現代大部分基督徒對於耶穌故事這些舊約成分，感覺陌生，可見我們離我們祖先對喜訊的了解，相差多遠，這是一個多麼叫人傷感的事實。瑪竇這張名單上的人物，構成耶穌基督根源的主要部分，其中包括一些在聖經中，天主與祂子民以色列交往的重要名字，而我自己非常渴望，至少一年一次，他們的名字可以在基督徒的教會中迴響，讓所有天主的新約子民，在主日崇拜時可以聽到。

不過，瑪竇對於耶穌基督的根源、出身或來臨的理解，並不止於舊約；這也是我堅持應該宣講這個族譜的原因。其實我也不是第一個這樣做的人。想到基督教宗教改革的創發人，大部分天主教人士必定會想起馬丁路德和加爾文；其實還有第三個出名的改革派人物，他可能是最極端的一個，就是慈運理，他主要是在瑞士工作。當他仍是一位天主教司鐸時，他是蘇黎世主教座堂主任司鐸。他深受當時越來越重視聖經之重要性的影響，他構想宣講全部新約——不錯，從瑪竇的第一句，直至默示錄的最後一句——他的構想，和梵二後天主教的三年一循環的禮儀聖經選讀，包括差不多全部新約和鼓勵平日講道的做法，不謀而合。慈運理終於在1519年正月實行他的計劃，由宣講瑪竇的族譜開始，這對於當時當地的大部分宣講者無疑是一

個令人沮喪的挑戰。但慈運理認為，如果能正確理解這個族譜，從這裏可得到改革派主要的神學。我甚至更大膽地說，族譜包含舊約和新約的主要神學，是整個教會：東正教、羅馬天主教和基督教都應該宣講的。讓我從注釋族譜的三部分來說明這一點。

聖祖

「耶穌基督的族譜」是由亞巴郎生依撒格的聖祖時期開始的。即使只從教理中得到一些聖經故事的知識，聽眾也會記得，亞巴郎有兩個兒子，依市瑪耳是長子，為甚麼耶穌基督的族譜，不是與有一個備受虐待的母親的依市瑪耳有關呢？（他們的故事是提寶所收集的可怖故事之一）^③接着族譜只提到依撒格生雅各伯，聽眾會更奇怪，因為雅各伯也不是長子。長子厄撒烏——不錯，人有點愚魯，但他總比攻心計的、行騙的雅各伯誠實。根據可敬的奧思定，雅各伯盜取長子名份時，實與騙子無分別（舊約記載，以色列承認它奪取客納罕的土地，含有霸佔原居民土地的成分，這種霸佔是以色列以祖先的名字雅各伯/以色列，作為民族之名而暗示的。）

耶穌族譜發展到雅各伯生猶大和他的兄弟時還是令人困惑。為甚麼特別提猶大的名字，為甚麼最後默西亞要出自他的這一支？若瑟不是兄弟之中最好的一個嗎？天主特別眷顧他，給他種種夢境，甚至因此而引起其他人的妒恨，但是若瑟原諒他們把他賣到埃及為奴，還把他們從餓

死的邊緣救回。的確，他豈不是比猶大，這個爲錢而出賣自己的兄弟的人，更像耶穌故事的預像嗎？

瑪竇選擇依撒格而捨棄依市瑪耳，雅各伯而捨厄撒烏，猶大而捨若瑟，是因爲他忠於舊約的卓見，明白天主常常不選擇最好、最高貴或最有聖德的人。換言之，瑪竇是忠於一個有關天主的卓見：天主不受人的功勞所控制，而是要表達祂自己的、人不可預見的恩寵。難怪慈運理從這裏看到改革派神學（其實這正是新、舊兩約的神學），是憑恩寵而得救的神學。的確這種神學，從聖祖的選擇中見到，是耶穌基督故事的開始，因爲他將來要向稅吏和罪人宣佈救恩，告訴他們，只有像他們這樣的病人，而不是那些已經傾向宗教的人，才需要一位醫生。最後，「當我們仍是罪人時」（羅5:8），他已爲我們死了。瑪竇的族譜是在告訴我們，耶穌基督的故事，包括許多罪人和聖人，是由騙子、叛徒、不道德者的曲線而不只是直線寫成的。

君王

也許有人會抗議，我集中注意故事的聖祖的開始部分，不免過份強調它粗糙和原始的方面。瑪竇的族譜不是從亞巴郎一直推演到最高峰：達味君王嗎？族譜的第二部分不是包括達味家族猶大君王光輝的統治嗎？回答這兩個問題的答案，涉及聖經的基本問題：天主的價值，相對於人性的表現——「我的思念不是你們的思念」，上主說（依55:8）。看來，族譜的第一部分的基礎：亞巴郎是沒有土地

的，他只有一個許諾，他的後裔達味要為王，統治他們將要擁有的許地。但是族譜的第二部卻使人懷疑，到底這個過程，是否一直向上發展？因為王國從達味開始，一直走下坡，直至「流徙巴比倫」。換言之，王國是從擁有土地至失去土地。至於達味家的君王，光輝的統治，瑪竇所列舉的，從達味到流徙之間的十四個猶大君王，只有兩個（希則克雅和約史雅）可以說得上是忠於申命紀法律所提示的天主標準，這是列王紀的作者用來判斷君王的準則。其餘的君王，無疑是一個怪異的大混合，包括：崇拜偶像者、謀殺兇手、懦弱無能者、追求權力的野心家，多妻和揮霍者。

達味是一個令人眩目的聖人和罪人的混合體。當然，我們不會忘記他安排謀殺巴特舍巴的丈夫以便合法地霸佔她的故事，但更能顯示達味這種精明的虔誠，是他混合着赤子的無知和黑手黨式的政治手腕的人格，他的對手，也是由他的親屬為他殲滅的。他攻佔了耶路撒冷，這個城市，此後只屬於他，其他任何支派休想染指。他把約櫃移到京城，使他權力統一得到宗教上的祝福。他更成功地在天主與祂子民的盟約上，加了一條附加的條款。以前的盟約是：「如果你們遵守我的誠命，你們將成為我的子民，我要成為你們的天主」；現在加上了另一項附款：「如果你們有一個出自達味家族的君王統治你們。」（參閱撒下7:24-26）。所有這一切，都混合着聖詠的始創和詠唱聖詠者的神聖和清純。這些深刻而華麗的禱詞，一直是猶太和隱

修的基督徒讚美天主詩歌的精華。

這個有着神聖根源的達味王朝，卻不斷出現腐敗、貪污和庸俗。這樣怪異的故事，竟也是「耶穌基督的根源」的一部分。不錯，他的出身的故事，不但涉及既強悍又軟弱的個人，例如聖祖們，同時也涉及一個制度、組織和結構，一個聖統制（希臘文直譯，一個神聖的秩序），在絕對的統治者身上具體表現。我不知道慈運理對故事的這一部分感覺如何，但對於我們這些一方面忠於天主自發的恩寵，另一方面忠於教會權威的人，應該從瑪竇反省耶穌基督根源的神學，得到許多鼓勵。

不認識和出乎意料之外的

如果從亞巴郎至王國的「進展」，證明在天主的價值來說，不過一種虛幻，那麼，族譜的最後一部分，從流徙巴比倫至天主派遣基督或受傅的君王，就是真正的上揚。它導向天主子民受傅的救主。但在這張比較有真正進步的名單上所涉及的人物還是很怪異的。除了首兩個（沙耳提耳和則魯巴貝耳）和最後兩個（若瑟和瑪利亞）之外，其餘都是我們不認識的，而且我們也見不到他們留下甚麼功績值得留名於救恩史上的。換言之，當王國有權勢的領袖，把天主子民帶入歷史的低潮（流徙）時，不知名人物，假定也是聖人與罪人相混，成了天主復興子民的工具。天主不可預測的恩寵另一個指示就是：祂透過那些在人們眼中是不重要和不足掛齒的人物，達成祂的目標。

也許在此我們應該討論一下瑪竇在耶穌基督的族譜上包括的四個婦女的名字的神學重要性了。從舊約的族譜來說，這是一個出乎意料之外的項目。瑪竇一貫的格式「甲生乙」（甲是乙的父親），當然不可說是男性狂熱的表現，因為我們知道在聖史的眼中，天主活躍於每個生產的行動，因此，這絕對不是一個生理問題。不過，有意義的是，瑪竇竟刻意提醒我們，在耶穌根源內男和女的成分——在這個被稱為「耶穌基督創生的故事」中，這無疑是一個適當的提醒，使人想起最初的創世的故事。在此，提及婦女的名字，和提某些男人的名字，同樣令人驚訝。我們聽到的，不是有聖德的聖祖們的妻子：撒辣、黎貝加、辣黑耳等。相反，瑪竇開始提及幾個外族婦女：塔瑪爾，她是一個客納罕的外族人，兩個丈夫死後都沒有給她留下子嗣，他們兩人都是猶大的兒子，因為猶大再不肯按習俗把小兒子給她作丈夫，她便喬裝妓女，騙猶大與她通姦。後來猶大發現她懷了他的孩子，他才警覺她比自己更忠於天主的誠命。^④名單上另一個外族人是客納罕人辣哈布——這次是一個真正的妓女，但由於她的仁慈，以色列的探子在她的保護下，使若蘇厄成功地攻佔耶里哥（蘇2）。如果我們忘記，仁慈對待罪人和妓女，是耶穌基督一生職務的一部分，我們會覺得，在他的族譜中包括這些人物不免有點怪異。盧德是另外一個外族女子。她是摩阿布人，其實是她自己而不是她的以色列婆母的主意，要遵守法律為她的亡夫生一個子嗣，而自動投向波阿次。她這個孩子就是達

味王的祖父。瑪竇提到的最後一位舊約女子，只是以她虔誠的丈夫烏黎雅亡妻而名之。烏黎雅是赫特人，被達味害死；他這個妻子就是巴特舍巴，是達味慾望的犧牲品。有關他們的姦情的風言風語，和他們所生的第一個兒子的死亡，都不曾阻止她的野心，她用盡手段，確保撒羅滿能成功地承繼達味的王位。這些女子的婚姻歷史，都包含一些人性的醜陋和恥辱的成分，不過，都是天主之神在維持默西亞神聖的連繫線所使用的工具。她們適當地引進第五位女子：瑪利亞，^⑤她的婚姻狀況也是很特殊的，因為她在尚未與她的未婚夫成親前已懷孕。若瑟決定休妻是正直或聖善的做法，但天主的啓示，清楚地顯示，族譜上提及的最後一個女子，遠比他有聖德，因為她是聖神真正的工具，是聖神在她腹中使耶穌基督成孕。

從我以上對瑪竇族譜的分析，可見它有關耶穌故事的根源的神學，是多麼清楚地建立在舊約之上。族譜不但有溯源意義，更有教育意義。我們應該看到，天主在耶穌基督一生中所做的一切，與祂對亞巴郎、達味、聖祖、君王和那些不知名的人士所做的一切，都是一致的。但是，這只不過是耶穌基督故事的一面而已，一個有延續也有開始的故事；它延續發展的各個環節，就是使族譜成為瑪竇聽眾及我們的「喜訊」的素材。如果故事的開始，所涉及的罪人和聖人一樣多，它的延續也一樣。這不但有一個否認耶穌的伯多祿，或一個迫害他的保祿而已，而且還有世世代代承受他的名的人們之中無數的聖人和罪人。如果我們

承認，人類曾得到天主賦予的力量，在不斷向前發展的歷史中，保存、宣講和傳達耶穌基督帶來的救恩，耶穌延續的族譜，也和他開始的族譜一樣，包含各式各樣的人大集合。用曲線寫起源的天主，也同樣用曲線寫延續（的歷史），而我們的生命和見證是其中的一些線條。一位肯毫不猶疑地任用攻心計的人和高貴的人、不純潔和純潔的人、全世界聆聽的男人和令全世界不悅的女人，這樣的天主，必定會繼續任用同樣的大混雜的工具。如果承認瑪竇族譜最後一部分不知名的人，是耶穌基督故事的一部分，為我們是一個挑戰，那麼，要承認我們這個年代的無名氏，是耶穌延續故事的主要部分，這對我們的挑戰更大。覺得自己對延續耶穌基督在世上的故事毫無意義、全無貢獻、一無作用，這都和族譜的精神不符合，在將臨期禮儀中宣講耶穌基督的族譜，目的是使我們對自己的命運和重要性，抱有希望。族譜的訊息是一個賦予人能力的邀請。

族譜也告訴我們，在天主子的起源故事中，天主曾毫不遲疑地委任一個王朝——一個權威性的制度、一項主要的任務（有時甚至是獨裁的任務），祂曾以諾言保證，以免它中斷（滅亡），但它經常是由腐敗、懦弱、愚昧和無能的領袖，同時也由聖人所領導。祂也同樣毫不遲疑地以層系組織的教會，管理耶穌基督的延續故事，並以諾言保證以免有錯失。但它也不能避免腐敗、懦弱、愚昧和無能。那些「基督徒」宣講他們信仰和愛耶穌，但不能接受教會或這個組織，因為它不完美，有時甚至認為它是一個恥

辱，他們其實不理解故事的起源，結果，他們也不能面對延續故事的挑戰。

最後，讓我們再回到本文開始時提到的慈運理的取向。族譜強調天主全能的恩寵之餘，無形中向那些只接受一位理想的耶穌的人們，提出一個最大的挑戰。他們只願意用直線寫耶穌基督的故事，只想用彩筆描繪他的畫像。如果我們仔細看整個故事和全面的圖畫，族譜告訴我們，他的開始不是這樣的，幾部福音也告訴我們，他的職務並不如此；教會的歷史也告訴我們，他故事的延續，也不是這樣。當我們展望基督在禮儀節令中的來臨，這個教訓不但不會令人喪氣，反而給我們鼓勵。天主的恩寵，在即使像我們這樣的人身上，也能發生作用。默想耶穌基督的族譜：「亞巴郎生依撒格……葉瑟生達味王……阿歆生厄里烏得」——應該使聽眾和讀者相信，正確的耶穌基督的延續故事是：耶穌召叫伯多祿和保祿……保祿召叫弟茂德……某人召叫你……而你，應該召叫其他人。

第三章

向若瑟宣報（瑪1:18-25）

對於大部分的基督徒來說，「領報」(annunciation)很自然是指路1:26-38所描述的情景，天使加俾額爾在納匝肋向瑪利亞顯現，宣佈她將懷孕生子，他應起名叫耶穌。但這不是唯一的宣佈耶穌誕生的一次。在瑪竇的童年敘述中，並沒有記載聖母領報；她一直是站在背後的人物。反而，在夢中「上主的天使」顯示給若瑟，告訴他不要按他原先的計劃，暗中休退她，要接她回家，因為她是由聖神而懷孕的。瑪竇的宣報故事，可能沒有路加的那種詩一樣的美；如果有機會見到瑪竇這個故事的畫像，也很少有畫得充滿詩意的。然而，它自有本身的戲劇性的力量和神學的洞見，使它大有宣講的價值，這點從這段經文在將臨期最後一週宣讀時可體會得到。

背景

在我們上一章討論過的族譜，即達味之子、亞巴郎之子的耶穌基督祖先的名單，從這份顯示耶穌基督身分的族譜上，我們見到一個固定的格式（A是B的父親；B是C的父親，中文譯作：某某生某某），一共有三套這樣的格式，每一套包括十四代。然而，達到這族譜的「底線」時，就

是它的全部意義之所在，它的格式也改變了，並不是：「雅各伯生若瑟，若瑟生耶穌，他稱為基督」，而是「雅各伯生若瑟、瑪利亞的丈夫，瑪利亞生耶穌，他稱為基督。」細心的瑪竇讀者，至少會下意識地覺得奇怪，怎麼有這樣怪異的句子。瑪竇要藉他的宣報故事解釋，因為他在開場白中這樣暗示了：「耶穌基督的誕生是這樣的。」^⑥基督或默西亞，意義是「受傅者」，特別指達味家族的受傅君王。族譜特別強調達味王的角色，提及他的次數（一共五次，1:1,6,17）比其他人多；在宣報故事中，瑪竇繼續這個主題，這樣稱呼若瑟：「達味之子若瑟」。雖然瑪竇沒有特別說明宣報的地點，不過，在接着宣報故事的第二章，我們見到若瑟和瑪利亞在白冷有一個家（2:11）。若瑟，達味之子，作為達味之子的耶穌的父親，住在白冷，達味出生之地，這是恰當的。

不過，向若瑟宣報的故事，不只是向後看和繼續族譜的主題而已，它還向前，向福音其餘的部分伸展。在福音中，瑪竇提到耶穌是達味之子的次數，比其他三部福音加起來的次數更多。然而，在瑪22:41—46中清楚地指出，耶穌不只是達味之子而已。從天主的啓示中可知，耶穌肯定是天主子（見3:17;16:16-17;17:5）。那末，如果1:1的族譜由耶穌、達味之子的誕生開始，1:23描述的厄瑪奴耳，「天主與我們同在」的誕生，就是宣報的結束。

瑪利亞奇異的懷孕，即解釋耶穌怎樣透過聖神是「天主與我們同在」，這又是對族譜的另一個迴響。從第一章

我們看到，瑪竇打破寫族譜的慣例，在他的四十二位父親（按他的計算）的名單中，列出四位舊約的婦女，她們在婚姻或產子之前都有一段歷史，使他們的處境或是怪異，或是招人非議。特別是塔瑪爾、猶大的兒子的寡婦，在丈夫死後很久卻被發現懷孕；當猶大宣佈棄絕她時竟發現自己是孩子的父親。巴特舍巴、烏黎雅的妻子，卻懷了達味的孩子。然而，在這些事件中，婦女們都成了天主保存以色列，或默西亞世系的工具。因此，族譜上的第五位婦女、瑪利亞也似乎處於同樣令人非議的懷孕處境。她和若瑟已經結婚，^⑦但按俗例，新娘暫時還未過門。通常在父母的同意下，男女踏入青春期後即已經締結婚約；但結婚後，女方繼續與父母同住一個時期，直到男方可以在他自己的或他父母的家，供養她為止。在這期間，婚姻的交配是不可能的；^⑧可是，瑪利亞卻懷了孕。若瑟要怎樣做呢？

義人左右為難

瑪1:18-19：「瑪利亞許配於若瑟後，在同居前，她因聖神有孕的事已顯示出來。她的丈夫若瑟，因是義人，不願公開羞辱她，有意暗暗地休退她。」從這兩節經文，我們可以了解若瑟領報所受的衝擊力。這段描述的邏輯是不容易分辨的。一個比較流行的觀點，特別在天主教會內，是從字面解釋第一節，因此是發現瑪利亞有孕而得到她是因聖神而有孕的知識。若瑟決定休退她，這決定是在天使向他報訊後，出於對這天主干預的事件之敬畏而萌生的。天使

的訊息使他產生自卑感，覺得自己配不起瑪利亞，也不願意與這樣一位天主的工具，締結一段普通的婚姻關係。這種解釋從語言上說是可能的；這排除若瑟想像瑪利亞可能做過羞恥之事的可能性。

不過，大多數學者認為，這個解釋違反敘述本身的自然流暢。從故事方面說，發現瑪利亞有孕而產生這是由聖神而來的想法，是否真可能呢？有些釋經者辯論說，瑪竇假定有路加的領報故事存在，這也是瑪利亞得知聖神庇廕她的時候，瑪竇也假定她曾與人分享這知識和她懷孕的訊息。但我們沒有一丁點證據證明瑪竇或他的讀者知道路加的敘述。同樣不真實的理論是：瑪利亞有超人的聖德，她懷孕的知識使她立刻明白這是天主的作為——我們也沒有證據證明，在猶太主義中有默西亞生於童貞受孕的概念。反而，正如以上所指示，族譜上提到四位舊約婦女，給讀者一個心理準備，在默西亞的世系中的第五位婦女，似乎也有羞辱的事。瑪竇這一句：「她因聖神有孕的事已顯示出來」，並沒有說明發現者所得的知識是什麼，卻為讀者提供了他們應該知道的知識，以免他們想及他們所信仰的耶穌基督的出身時，感覺羞辱。

故事中的登場人物，對於瑪利亞的孩子的神聖根源毫不知情，這正是天使向若瑟啓示的主要目的。若瑟要休退妻子的決定，完全是出於他對孩子的根源，毫不知情；他自己不是孩子的父親，他只能想像另外一個人是。當天使對他說：「不要怕娶你的妻子瑪利亞，因為那在她內受生

的，是出於聖神。」天使告訴若瑟的，是他前所未知而且應該知道的事。這個按照天使，向聖經中的準父親啓示的模式（參閱創17:15-22的亞巴郎和路1:8-23的匝加利亞），是傳達有關成孕和嬰兒的將來等事件的天主計劃時慣用的模式。

除非我們一定要從不適合若瑟那個時代的男子應有的行爲模式，去想像瑪利亞的懷孕是由於人性的行爲，否則從人性角度看這事也無損於若瑟的聖善。的確，瑪竇堅持若瑟是個「義人」（或正直的人），這個稱號暗示着遵守天主的誡命，這是猶太聖德的最高標準（比較在路1:6用於匝加利亞和依撒伯爾身上的同一個形容詞：「二人在天主前是義人，都照上主的一切誡命和禮規行事，無可指摘。」）瑪利亞嫁入若瑟家時應該是個處女，但她現在懷了孕。他決定休退她表示他遵守天主誡命在婚姻聖潔方面的規定，和熟悉以色列對這法律的理解，既然她失貞，可視為通姦（申22:20-24）。^⑨不過，若瑟對於法律的保護性質也是很敏感的。按法律的指示，一個女子在嫁入丈夫的家門前懷孕，可能有兩種情況：她可能自願與另一個人發生關係而犯了通姦罪（申22:20-24），或者她可能是被逼，這樣她仍是無辜的（申22:25-27）。要決定瑪利亞有罪或無辜，決定她應受的處分，若瑟可能需要一次審訊（假定她被判有罪也可能無須退還她的嫁妝）。不過，若瑟並沒有表示要向瑪利亞討回公道：「不願公開羞辱她」，或「不願使她公開出醜」（這兩種譯法都是1:19中

的希臘動詞的正確譯法)。因此，若瑟決定「暗暗地」休退她——不是說絕對沒有人知道，而是指沒有正式審訊，調查瑪利亞的行為。

在我看來，這樣了解若瑟的「正義」比從以上提到的「敬畏」或「尊敬」的角度解釋，更接近瑪竇的原意，這是瑪竇有關基督信仰的要點。在下一章，瑪竇描述外邦的賢士，在天主藉星星的啓示領導下，前來朝拜猶太人的君王，這是一個諷刺，因為猶太領袖可以從他們的聖經中得到更準確的啓示（例如黑落德、大司祭和經師），反而要殺害他——注意瑪2:20中的複數：「那些謀殺孩子性命的人……」我們可能錯誤地假定瑪竇有雙重標準：有好的外邦人和壞的猶太人。其實，瑪竇的童年故事的英雄是若瑟，一位敏於遵守猶太法律的人，他在天主啓示的引導下，接納耶穌，並救他免於被殺害。對於瑪竇來說，做一個遵守猶太法律的猶太人，同時也是一位基督徒，這是絕對可能的事，因為耶穌宣佈，法律每一畫一撇都會保存下來（5:18），他也稱讚那些遵守法律中最小一條的人（5:19），和同時珍惜新與舊事物的經師（13:52）。這些遵守誠命和有信仰的猶太人，保存了有關耶穌的種種記憶，並透過他們的宣講，歸化外邦人（28:19）。就這樣，在聖史筆下的若瑟，是一個他認為猶太人應有的形象，這可能也是他自己的形象。

在宣講宣報的故事時，這一點是值得發揮的。在瑪竇筆下的若瑟是銳利的，一方面正直地遵守天主的誠命，另

一方面卻極力保護瑪利亞的公眾形象，以免她受辱。很明顯，瑪竇的故事暗示若瑟對他的新娘的愛護，但我們不應該隨便以愛與守法的矛盾，強加於他的行為動機上。相反，若瑟徹底了解法律和它複雜的條文，明白法律這種性質，使敏銳的遵守法律者，既不悲觀地作最壞的打算，也不企圖鑽法律的漏洞，以爭取最輕的刑罰。這就是為什麼，瑪竇可以協調真正遵守誠命和接受耶穌。耶穌反對法律主義者不是因為他們要求準確地遵守天主的誠命，而是他們不明白天主誠命的真正目的。在12:1-8，瑪竇描述耶穌是安息日的主，說他被指責寬恕破壞法律的人，其實他真正能洞察天主過去是怎樣應用法律的。在我們自己這個時代的教會，提到法律可能被譏為法律主義者（或是因為過去的記憶，或者是由於解釋者毫無創意地強制），瑪竇如此明達地描述遵守法律或正直的若瑟，可能會給「聖若瑟敬禮」帶來一些新的重要性。

耶穌身分的「如何」問題

若瑟不休退瑪利亞，這在天主的計劃中是成敗攸關的一着，這主要不是為了瑪利亞的名譽，而是為耶穌的身分。這孩子必須是若瑟的兒子、達味之子，這樣才能實現天主當年對達味的許諾：「我必要在你以後興起一個後裔……我要鞏固他的王位直到永遠」（撒下7:12-13）。天使指出這個重要的要素，稱呼若瑟為「達味之子」。不過。現代讀者最常問的問題是：「如果若瑟不曾生耶穌，他如何成

爲若瑟的兒子？」很明顯，這個問題也會使古代的外邦人感到困擾，因爲不久就聲稱瑪利亞是出自達味家族，這可能是要透過她而追溯耶穌的達味血統。但按照猶太主義，正如族譜所指示的，默西亞的王族的世系，必須透過一系列的父親而追溯到達味。瑪竇藉天使對若瑟的說話，間接地答覆了現代的讀者。天使對若瑟說：「她要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猶太主義常被這個事實所困擾：要找出孩子的母親並不困難，但要找出誰是孩子的父親就不容易了。要決定父母的身分，只問做妻子的是不夠的，因爲她可以說謊以避免被控與人通姦。反而，作丈夫的可以證明，因爲大部分男人都不願意承認別人的孩子是自己的。一部米市納（Mishna，有關的意義參閱《聖經辭典》，思高聖經學會編著，香港，1975，544頁）：*Baba Bathra* (8:6)，著於耶穌出生後二百年，很清楚地解釋：「如果一個男人說：『這是我的兒子』，他是可以相信的。」若瑟給孩子起名，他無疑是在作這樣的證明；這樣一來，他便成了耶穌的合法父親（這比說他是耶穌的養父更正確）。耶穌作爲達味之子的身分，是在天主的計劃內，但若瑟應該給這個計劃合作性的服從，這也是一個義人當做的事。

若瑟要給孩子取的名字是耶穌，「因爲他要把自己的民族，由他們的罪惡中拯救出來。」瑪竇第二章敘述的一連串的事件，將顯示這位新約的若瑟，如何重活舊約偉大的英雄人物，也是名叫若瑟的一生。新約的若瑟，在夢中

得到啓示，遠走埃及，從而救了嬰兒一命；而舊約的若瑟會解夢，並遠赴埃及，最後終於救了以色列/雅各伯（創45:5；50:20）。創世紀的英雄故事在出谷紀由梅瑟的故事繼續下去：他在嬰兒時期逃過狡猾的法郎殺戮男嬰的奸計，在那些要殺害他的人死後，再被帶回埃及（出2:1-10:4:19）。同樣在若瑟的協助下，嬰孩耶穌逃過了狡猾的黑落德殺害男嬰的毒手，在那些要殺害他的人死後，再被帶回巴勒斯坦。^⑩耶穌這個名字也符合瑪竇的若瑟故事與舊約的若瑟和梅瑟故事，因為梅瑟的承繼人，他完成了他的工作，把以色列領回許地，他的名字也叫耶穌(Joshua)。提到後者時，新約時代的猶太哲學家斐洛這樣解釋：「耶穌的解釋是：『上主的救援』——是這名字一個最好的說明」。但瑪竇的解釋卻超出這個基本的救援概念：「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因為他要把自己的民族，由他們的罪惡中拯救出來。」後面這兩節經文是梅瑟故事的迴響；因為公元第一世紀，猶太歷史學家若瑟夫在他的書:Antiquities (2.9.3; # 216)中說，天主在夢中對梅瑟的父親說：將要出世的孩子最終要「把希伯來族從埃及被奴役的生涯中拯救出來。」梅瑟和耶穌同樣是他們的族人的拯救者，不過，在瑪竇的理解，耶穌的民族不只限於梅瑟的希伯來人的猶太後裔，而是天下萬國萬邦(28:19)。而且，所受的束縛再不是來自埃及而是來自罪。

瑪竇現在告訴我們，瑪利亞腹中的孩子，要由若瑟命名，他是達味之子和他的民族的救主。然而，還有一個更

大的身分若瑟必須接受，而且對此他是完全沒有貢獻的：這孩子將稱為厄瑪奴耳，「天主與我們同在」，因為瑪利亞透過聖神而懷孕他的。瑪竇對於這一點，沒有路加在瑪利亞領報故事（路1:35）中的引申：「聖神要臨於你，至高者的能力要庇蔭你，因此，那要誕生的聖者，將稱為天主的兒子。」不過，兩位聖史都提到透過聖神懷孕而不是透過人性，^⑪表示這一句是很古老的說話，是先於兩位聖史，來自基督徒傳統。新約清楚地指示聖神這種令人敬畏的、創造性的和賦予生命的力量，與耶穌、天主子的復活相聯，他能征服死亡，派遣聖神，使信友成為天主的子女。在福音裏，聖神主要是與耶穌的洗禮相聯，這是他開始他的公開生活，宣講天國的時期。但是在這兩段童年敘述中，聖神與耶穌的生命之始相聯：他十足是天主之子，天主是他唯一的父親，他不是透過人性的性關係而來，而是透過在創世時，把生命帶進世界來的同一位聖神而來。如果我們見到瑪竇的族譜，把耶穌故事推至亞巴郎，那麼，我們也可以意會到，童貞受孕可以從亞當找到一個類比，這第一人，他的生命並不是由人性的繁衍而來的。

為了向他的讀者解釋，在1:20-21所宣佈的，這由聖神而來的生產的重要性（「因為那在她內受生的，是出於聖神；她要生一個兒子」），瑪竇接着引述了依撒意亞先知的說話（7:14）：「看，一位貞女，將懷孕生子，人將稱他的名字為厄瑪奴耳。」這樣一來，這孩子除了耶穌達味之子、他民族的救主之外，還有第二個名字，他是厄瑪奴

耳，「天主與我們同在」。如果這個名字是由於因聖神受生而得，我們也不會奇怪，這個名稱與後復活期的背景有關，這個時期也是聖神活躍的時期。在瑪竇福音中，復活耶穌最後的一句話是(28:20)：「我同你們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終結。」天主的聖神，不斷地在復活的耶穌內臨在，這其實在耶穌成孕時已經成爲一個事實，由天使向若瑟，這位猶太義人宣佈的，將來也要由宗徒的宣講和訓導，向天下萬國宣佈，直到世界的終結。

瑪竇爲天主透過天使實現祂曾經藉先知許下的諾言而歡呼。我們曾強調瑪竇非常看重以色列的延續性：族譜上的名字顯示與法律和前期先知（即我們稱梅瑟五書和歷史書的舊約經書，從創世紀一直到列王紀下）的延續性。不過，後期先知全集（即所謂著作先知的作品）對天主的計劃，也有卓越的見證。瑪竇第二章引述了後期先知四次（米該亞、歐瑟亞、耶肋米亞和假定是依撒意亞），因爲他們曾提示默西亞將會完成他的工作的地方。在這一章，瑪竇卻從一段依撒意亞7:14，有關默西亞出身的經文開始。他不一定表示先知們曾經預見過耶穌，^⑫但是透過他們的講話，瑪竇見到天主的計劃。在這幾段舊約的引述中，瑪竇的用字較近於猶太聖經的希臘譯本，即我們所謂的七十賢士本，反而比較不接近希伯來文本的詞語——這也不是不合邏輯的，因爲他是爲講希臘語的人而著作。不過，像在此處，瑪竇的字眼，卻既不依希伯來也不近希臘文（在他引述依7:14時，「貞女」和時態用將來式，這是按希臘

本；但「懷孕」卻近於希伯來文的語法用字；「人將稱」卻是他自己的格式）。聖史在運用這幾段經文時，游刃有餘，這使一些學者認為瑪竇這個圈子，至少在這種運用經文的能力和技巧上，有受過訓練的天國門徒的經師的痕跡(13:52)。在現代有些人看來，瑪竇在引述時挑選適合他的目標的字眼，未免近於不誠實，他甚至調動詞語，以便更符合他的目標。^⑬但是認為瑪竇是以注釋聖經來說明耶穌，這個假定是錯的，雖然死海的厄色尼是這樣做，他們努力以逐行逐字注釋舊約而尋找他們當時處境的意義。在新約完全沒有這一類的評注存在，這個事實說明了在新約有相反的程序。基督徒解釋耶穌，是他為聖經帶來曙光。無論是猶太人或猶太的耶穌信徒，他們所用的聖經詮釋的技巧和程序都是一樣的，只不過後者的詮釋焦點卻不同。他們認為，在耶穌內的啟示是至高的權威，甚至高於聖經。

學者指出，依7:14是依撒意亞先知對猶大王阿哈次的講話，他提到不久將要在他的時代、在基督之前至少七百年發生的事，不過這些學者有時忽略了依撒意亞確實的用字，因為這可能影響瑪竇的取向。在7:13，先知對王說話時，不是尊稱他的名字，而稱他為：「達味的家族」。這樣一來，耶穌的第二個身分：「天主與我們同在」，在依撒意亞上找到證據，也不是與他的第一個身分：「達味之子」完全無關的。瑪竇恰當地把先知的話編入他這個由達味王領銜的族譜內，透過他的後裔直到達味之子若瑟、「瑪利亞的丈夫、瑪利亞生耶穌，他稱為基督。」瑪竇堅

持「人」要稱他的名字爲厄瑪奴耳，而不採用希伯來文的依撒意亞書上的「她將稱」，或希臘文的「你要稱」這兩個字眼，這樣，他給他的讀者打開了一個廣闊的遠景，使他們面對更大的群眾：他的民族，他將要把他們從罪的束縛中釋放——不只是那些在猶太屬於達味家族的人們，而是世界上的萬國萬邦。在下一章我們馬上就可讀到世上的這些國家，要透過他們的代表、東方來的賢士，踏上這個舞台了。

瑪竇以強調若瑟的順從，結束這個宣報的故事，這說明了他作爲一個義人，他的正直到達了什麼程度。若瑟完成了他婚姻的第二階段，把瑪利亞接回家中；他也給耶穌命名，藉此而公開承認了他的兒子——這是天使的兩項特別的命令。不過，若瑟更超越了天使的命令，實現了先知的話。天使曾告訴若瑟，瑪利亞的孩子是出於聖神的，這正配合依撒意亞的第一句：「貞女將懷孕」。先知繼續肯定貞女將「生子」；瑪竇也一樣，他清楚地告訴我們，直到瑪利亞懷孕的事顯示出來以前，若瑟是不知情的。瑪竇是藉此肯定瑪利亞不但在懷孕時是貞女，生產後仍是貞女。很不幸，現代有些爭論者卻漠視瑪竇所寫的這些章節的重要性，反而假定他是不明確地告訴我們耶穌誕生之後的事。無論他是否有這方面的訊息，他並不在此顯示，甚至也不會隱約地顯示這些訊息，其實他只是關心過去所預言的，是否已經實現了，並不關心在接下來的世紀內，基督徒所爭論的問題。瑪竇關心這一位若瑟，他怎樣實踐了法

律和先知的每一點一撇，忠誠地盡了一個父親對兒子應盡的責任，這位兒子也一生堅持忠誠地實踐法律和先知所規定的一切。專注於若瑟這個形象，才是自稱忠於聖經的基督徒應該專注的事項。

第四章

向匝加利亞宣報和洗者的誕生 (路1：5-25，57-66，80)

我們以上討論過瑪竇第一章相連的兩幕——也就是教會開始將臨期最後一週（十二月17-23日）禮儀的兩幕。現在，讓我們來討論較長的、路加的第一章，這是這一週其餘的日子的禮儀讀經。這一章告訴我們一個與瑪竇第一章非常不同的故事，只有幾點細節（不過是最重要的）相同，例如：一位天使宣佈，許配給達味家若瑟的瑪利亞，將生產一個兒子，這孩子因聖神受孕，他是天主子，他將稱為耶穌。即使在這些相同點內，也有一主要的分別：在路加，天使向瑪利亞宣佈，而在瑪竇天使卻向若瑟宣佈。路加其餘的敘述、路加的特色，與瑪竇的都非常不同。路加告訴我們，有天使向匝加利亞報訊，告訴他依撒伯爾、他的妻子將要生產洗者若翰，瑪利亞探訪依撒伯爾，引出瑪利亞的謝主曲，洗者的誕生也引起匝加利亞的祝福辭。

不過，瑪竇和路加，雖然故事各有不同，在基本的主题和神學方面卻頗相似。瑪竇的族譜，耶穌基督的起源是由亞巴郎開始，亞巴郎生依撒格，整個故事顯示，天主在以色列內的行動，可視為耶穌故事的一部分。瑪竇的若瑟

領報敘述，清楚地見到舊約聖祖的故事，與新約的喜訊混合，耶穌不但是達味家的默西亞，他更是天主在我們中間臨在。有信德的若瑟、這個義人，完全信服了這個訊息，這說明了信仰如何與虔誠的猶太人遵守天主的誠命，合作無間，若瑟也因此成了第一個聽到喜訊的猶太人。在路加第一章，這所有的主題都出現，不過以不同的外貌出現。兩位聖史，各自以他們不同的方式，為我們保存了從最早以來的基督徒傳統，以及他們對天主為祂的默西亞和兒子所作的準備工作的洞見。這些洞見，至今仍是教會準備將降期來臨的主要部分。

路加的結構和第一章的功能

要欣賞路加如何利用宣佈洗者的誕生而預備耶穌的誕生，我們應先欣賞童年敘述在整個路加神學結構內的功能；因為路加是一個善於巧妙地運用結構表達他的思想的作者。每一部福音都以若翰洗者的故事，開始引進耶穌的公開活動。很明顯，洗者宣講耶穌，已成了基督徒傳統固定的一部分，以致在三部不是從耶穌第一次在世上公開活動而開始的福音中，有兩部是以敘述洗者作為耶穌出現的引子。在若望福音的序言中，在光進入世界之前，我們聽到：「曾有一人，是由天主派遣來的，名叫若翰」。在路加，不但在宣告耶穌成孕之前有若翰成孕的宣告，在耶穌出生（由西默盎的讚歌致敬）之前有若翰的出生開道（由匝加利亞的讚歌迎接）。學者常認為，這個仔細排列的平行敘

述，就好像有兩組不同的畫面的雙連畫。

不過，路加的技术，不止於展示這個「洗者——耶穌」平行的相連畫面而已。他的建築頭腦對天主計劃的理解是把全部歷史分成三部分：法律和先知的時代、耶穌的時代和教會的時代——這次是三連的畫面。耶穌是中間那塊；在他之前，法律和先知為他作證（宗13:14）；之後是聖神和耶穌所選的人為他作證（宗1：9）。法律與先知的時期是基督徒與舊約相連的時期。耶穌的時期從他領洗開始，至升天為止（宗1：21-22），這是福音真正的主題。新舊兩個時期由童年敘述，路1-2章連接起來，這兩章既是連接舊約的橋樑，也是福音的開始。教會為耶穌作證的時期從聖神降臨節聖神來臨開始，直到喜訊傳到地極為止（宗1：8）。耶穌的時期和教會的時期，是由耶穌的再度出現連接（在路24：51，他是在復活主日晚上升天的），耶穌顯現是要教導他所揀選的人；這是宗1-2章所敘述的。這兩章「橋樑」經文是路加第二部書的開始。兩個「橋樑」部分（路1-2章和宗1-2章）都有相同的特色：都從耶路撒冷開始；啓示都以不尋常的方式從天上而來：地上的參與者以雄辯的預言參與工作，正如天主以非常的手法使聖子和聖神來臨一樣。在兩者都是先前資料中的角色，接觸後來資料中的角色，就是說，在路1-2章，法律與先知時期的人物和主題，接觸福音有關職務敘述中的人物（若翰洗者和瑪利亞），在宗1-2章，福音中的耶穌，接觸十二位，包括伯多祿，他被選定到地之極去宣講耶穌。

按照這與架構並集中於路加的童年敘述，我們可以看到，與瑪竇的技巧是如此不同的路加手法，最後竟達到與瑪竇相去不遠的目標。瑪竇以「亞巴郎生依撒格」開始他的第一章，我們會看到路加以描述匝加利亞、一個亞巴郎式的人物，開始他的第一章。兩位聖史都重複以色列的故事，只不過兩人各自選擇強調不同的時刻。兩者都預期那個重要的福音訊息。

報訊和誕生

路加一開始時就介紹洗者誕生的兩個角色：匝加利亞和依撒伯爾，兩個無可指摘且正直的人物，正如向若瑟宣報的故事一樣，瑪竇也描述若瑟是正直而無可指摘的人（瑪1：19）。其他的新約作者沒有一個提到若翰的父母，也不會告訴我們，他是一個司祭的兒子，或他與耶穌有親屬的關係。這其中的一些資料，路加可能是得自歷史傳統。不過，他最大的興趣還是在於他的敘述所象徵的意義。舊約有幾對父母是不育的，卻因天主的干預而能生育，就如依撒伯爾一樣；但在舊約只有一雙父母和匝加利亞和依撒伯爾相似，都是因年老而不能生育的，他們就是亞巴郎和撒辣，第一部法律書中的首要人物。路加有意把這兩雙父母相提並論，這可從匝加利亞聽到妻子懷孕時的反應見到，他對天使說：「我憑着什麼能知道這事呢？」（路1：18），這幾乎是一字不差的亞巴郎當年對天主啓示的反應（創15：8）。同時，依撒伯爾與她的鄰居歡慶這個喜訊，

也是當年撒辣與所有聽到她好消息的人，歡慶喜訊的迴響（創21：6）。

不過，路加的技巧更高超。匝加利亞和依撒伯爾也和舊約另一對父母相似，他們渴望有一個孩子，天主滿足了他們的願望，他們就是厄耳卡納和亞納、撒慕爾的父母。的確，路加故事的開場白(1：5)；「有一位司祭名叫匝加利亞，他的妻子…名叫依撒伯爾」，使我們想起撒上1：1-2：「有個…人，名叫厄耳卡納…他有兩個妻子：一個名叫亞納。」當亞納一年一次上聖殿朝拜祭獻時，天主透過司祭厄里向她啓示，她將生一個兒子，名叫撒慕爾（撒上1：3，17），若翰的誕生也是司祭匝加利亞在耶路撒冷聖殿時得到啓示的。在這兩個故事中，要出生的孩子都不能喝濃酒或淡酒（路1：15；撒上1：9-15），因此是納齊爾（獻身者），是獻於上主的人（戶6：1-21）。路1：46-55的瑪利亞謝主曲有強烈的亞納讚歌（撒上2：1-10）的色彩。¹⁴如果說亞巴郎和撒辣的故事是屬於法律，那麼，撒慕爾的故事就是屬於先知的。¹⁵有關法律（肋未紀）的記憶，再次在宣佈洗者成孕的背景出現，例如一位司祭在聖所獻香、當匝加利亞充滿聖神預言(1：67)時，我們看到先知的主題，繼續出現，而且明顯地把洗者的形象寫成厄里亞的形象(1：17)，這也是拉3：1，23-24（修訂標準本RSV,3：1；4：5-6），最後一部先知作品的迴響。

路加這種和以色列聖經交響的技巧，在描寫天使加俾額爾出現時，更富有戲劇化色彩。在猶太的正典聖經中，

法律和先知之後，接着是著作，其中之一是達尼爾。¹⁶加俾額爾只在舊約這部書出現。在路加（1：22）和達尼爾（在9-10章一共出現六次），他顯現的情景被稱為異象。兩卷書中（路1：10-11，達9：20-21）加俾額爾都是在禮儀的祈禱中，向一位一直在憂傷地祈禱的人顯現（路1：13；達9：20）。兩個見到異象的人都害怕，天使安慰他們，叫他們不要害怕，最後他們都震驚得啞了（路1：12-13，20，22；達10：8，12，15）。無疑，路加是刻意要我們比較加俾額爾顯現給達尼爾和匝加利亞的情形。我們見過有關匝加利亞的描述，令我們想起亞巴郎、聖祖的第一位，他的事蹟在希伯來聖經的第一卷書記載。現在，他接觸加俾額爾、末世的天使，他曾經解釋過那些年代的七十個星期——即生動描寫天主最後的計劃中結束的部分，那時「帶來永遠的正義、為應驗神視和預言，為給至聖者傅油。」（路加可能認為達9：24最後的一個短句，應從希臘文的Christos理解，是指受傅者或默西亞）。加俾額爾的活動，載於希伯來聖經最後一部分，也許是成文集子中最後的一集。瑪竇的編排可能比較有系統，他寫的族譜從亞巴郎開始，直到默西亞的時期為止；但是路加採取廣用典故的方法，在這個匝加利亞/亞巴郎與歷史閉幕時期來臨的末世使者加俾額爾的接觸中，他也概括了相同的時間範圍。兩位聖史都概括了天主和以色列交往的始末。

將要出生的孩子，正是屬於這末世時期的人物：若翰洗者「要以厄里亞的精神和能力，在他前面先行，使為父

的心轉向兒子……爲上主準備一個善良的百姓。」(1:17) 路加藉耶穌的一句名言，表達了他對洗者的觀點：「法律及先知到若翰爲止，從此天主國的喜訊便傳揚開來」(路16:16)。我們已說過，路加這些童年敘述是法律與先知時期和耶穌宣講天國時期之間的橋樑。作爲這橋樑的一部分，洗者的父母，與亞巴郎和撒辣、撒慕爾的父母平行，是屬於法律和先知的，遵守上主的一切誠命和禮規(1:6)，而且他們也曾作預言(1:41, 67)。但若翰洗者是屬於耶穌時期的。因此，在福音有關耶穌公開活動的敘述中，關於這孩子的一切，都是以預期的語言描述的。例如他的成孕，是以宣佈喜訊的方式宣告(1:19)。如果路1:15a的諾言：洗者「將是偉大的」，這是預示路7:28節耶穌對他的描述：「婦女所生的，沒有一個比若翰更大」，那麼，這孩子將「在上主面前」(1:15b)，就是預示7:27節：「看，我派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他要在你前面預備你的道路。」(希臘文的字眼略有不同)。在1:15b節有關洗者的預言：「淡酒濃酒他都不喝」，其實是修訂路7:33節所記的那個傳統：「他不吃餅，也不喝酒。」這孩子還「在母胎中已充滿聖神」，這是初步的情況，在路3:2我們看到它的高峰：「在荒野中有天主的話，傳給匝加利亞的兒子若翰。」(要充份體會這兩節的動力，我們應該比較聖經描寫聖召的章節中。「神」與「言」交替運用的情況，例如：依61:1及1:2；岳3:1 [RSV2:28] 及1:1)^{①7}總之，路加從有關耶穌公開活動的傳統取得洗者

的資料，並從宣報洗者成孕的事件中，預期這訊息的實現。這說明了我的論點：在路加的童年敘述中，有舊約的人物（匝加利亞和依撒伯爾）和福音人物（洗者），互相交往和接觸，以便連接天主拯救行動的兩個時期。

宣報之後接着發生的事件，更進一步發展這一幕的象徵意義。聖史告訴我們，匝加利亞啞了以後（像達尼爾一樣）回到家裏，不久依撒伯爾便懷了孕，這段描述，也是撒慕爾父母當年的情景的迴響：「他們起來……就回了辣瑪本家……。亞納就懷了孕」（撒1：19-20）。依撒伯爾的反應（路1：25）：「上主……這樣待了我，」這類似撒1對亞納的描述：「上主惦念着她」。除去了依撒伯爾的「恥辱」，這也使我們記起辣黑耳對自己懷孕的反應（創30：23）：「天主拭去了我的恥辱。」（瑪利亞探訪依撒伯爾，依撒伯爾稱讚瑪利亞，實在屬於聖母領報和耶穌成孕的敘述，留待那一部分討論）。洗者誕生的事件，路加的敘述，令人出乎意料之外的簡短（1：57-58）。鄰居聽到好消息的歡慶，也和所有人聽到撒辣生子而為她歡慶（創21：6）一樣。

注意力大部分是集中在洗者的命名上。在天使宣佈之後匝加利亞就啞了，因為他不相信天使的話（1：20）；現在他按照天使的吩咐，服從地為孩子取名叫若翰，這表示他已經相信了；因此，他的啞疾不藥而愈。最奇妙的巧合就是，雖然在他們的家族中，沒有人叫這個名字，依撒伯爾也選擇了它，這更進一步顯示，「上主的手與他同在」

(1：66)。這個奇蹟，和耶穌在公開活動時所行的奇蹟一樣，挑起了人們的驚訝和敬畏。「孩子漸漸長大，心神堅強」(1：80)和「上主的手與他同在」(1：66)，是最後兩句使我們想起亞巴郎/撒辣和撒慕爾父母的說話。當亞巴郎和撒辣的兒子出生和受了割損後，我們也讀到：「孩子漸漸長大」(創21：8)，及有關撒慕爾的描寫：「撒慕爾幼童在上主前漸漸長大。」(撒上2：21)¹⁹路加這一章最後的一句(路1：80)：「他住在荒野中，直到他在以色列人前出現的日期」，是他發展故事橋樑作用的最後一筆——它連接3：2：「在荒野中有天主的話，傳給匝加利亞的兒子若翰。」

到此為止，我還沒有觸及匝加利亞唱的讚歌：祝福辭(Benedictus)。我將在下一章討論這篇美妙的詩篇和討論一般讚美詩的問題。

第五章

祝福辭（路1:67-79）

在路加的童年敘述裏有四首讚歌：在第一章是祝福辭和謝主曲，都是在將臨期最後一星期選讀；在第二章是天軍讚美天主的讚頌和「放你的僕人平安去吧」，是在聖誕期的福音選讀中宣讀的。當然，教會在禮儀上選用這些讚歌並不限於這些禮儀，在大日課中，其中三首詩歌也是主要的選讀對象，同時天軍的讚歌也擴大成為感恩祭的一部分。因此，讓我首先評論四首讚歌的一般形式，然後專論祝福辭。在四者之中，天軍的讚頌最短，我們只能從類似的文體推測它的來源，可能和其他三首相同。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由於這首讚頌是由天使唱出，而其他三首都是由人頌唱，這是它最重要的分別。這首讚頌的結構可能是重唱句，分配給天使唱的是這兩行：

天主受享光榮於高天，
主愛的人在世享平安！

另外的讚頌詩由門徒在耶穌榮進耶路撒冷時唱（路19:38）：

和平在天上，光榮於高天！

路加讚歌的來源

雖然在童年敘述中，路加安排了不同的人物，頌唱這些讚歌，現代的學術研究已經放棄一貫的想法，不主張這幾首讚歌分別由瑪利亞、匝加利亞或西默盎（或一隊天軍）所作的。這些讚歌本身有大致相同的風格，並屬於同一類的詩體，這兩點排除了這讚歌由頌唱的人即場創作的可能性。而且，這些讚歌其中有些個別的詩句，和設定的頌唱者不相配，例如瑪利亞懷孕與「驅散那些心高氣傲的人」、「使飢餓者飽饗美物」、「反使那富有者空手而去」有何關係？又例如洗者的誕生，如何「拯救我們脫離敵人和仇恨我們者的手？」因此，大部分學者認為這些讚歌有共同的來源，經修改而插入童年敘述中。

有些人以為是聖史自己譜成的讚美詩，但如果是出自同一作者，在各首之中，應該有更大的統一性，應該和現在所見的上文下理更調和，（如果把謝主曲、祝福辭、「放你的僕人平安去吧」抽出來，也不影響讚歌的內容，而且被抽出後，其上下文也可接得上。¹⁹）因此，不少學者認為，實質上，這些讚歌是來自路加之前的傳統，由聖史採用，把它們插入我們現在所見的位置。我說「實質上」，因為路加曾經加以修飾，使它們適合它們所處的上下文。例如，1:48可能是由路加插入原來的謝主曲內的：「因為他垂顧了他婢女的卑微，今後萬世萬代都要稱我有福。」這兩節正是在這之前，路加在1:38，42對瑪利亞描述的迴響，這樣一來，使整首讚歌很適合她。同樣，在祝

福辭中，76-77節可能是路加自己加上，以使整首讚歌適合若翰洗者的出生（參閱1:17；3:4；7:27）：

至於你，小孩，你要稱為至高者的先知，
因為你要走在上主面前，為他預備道路，
為使他的百姓認識救恩，
以獲得他們罪惡的寬宥。

路加從何取得這些讚歌？毫無疑問，這都是猶太詩歌的格式和思想，在公元前二百年至公元後一百年之間流行，這從瑪加伯、友弟德傳、巴路克書第二部分、厄斯德拉卷四及死海（谷木蘭）卷軸中的「戰爭卷軸」和「感恩聖詠」的文體可見。這一類詩體主要的格式是組合式，幾乎每一行都是取自較古老的以色列詩歌，即聖詠、先知、梅瑟五書及歷史書上的詩歌，湊拼而成。在拙作：《默西亞的誕生》（*Birth of the Messiah*, Garden City: Double day, 1977）中，我曾經為謝主曲（358-60頁）、祝福辭（386-89）、「放你的僕人平安去吧」（458）的每一行都找出它的舊約詩句出處。讓我在此以祝福辭開始的兩行說明（路1:68-69）：

上主，以色列的天主應受讚美，
因他眷顧救贖了自己的民族，
並在自己的僕人達味家中，
為我們興起了大能的救主。

在詠41:14及其他的聖詩中，我們找到：「願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受讚頌。」詠111:9也說天主「救贖他的百姓」，

民3:9說「上主給以色列子民興起了一個拯救他們的救星」。詠132:17，上主說：「我要使達味頭角高聳」，這一句類似厄則克耳29:21的主題：「在那一天我要給以色列興起一位大能者」。在一首與路加的祝福辭同時代的猶太禱文（*Shemoneh Esreh* 中的第十五首祝福辭），我們也可找到類似的拼合：「讓達味（你的僕人）的後裔，迅速萌芽，在你的救恩中，興起他的子孫……上主，願你受讚頌，願你使救恩興盛。」

因為路加讚歌的猶太詩歌背景是如此深厚，以致有學者主張聖史是從一個與耶穌基督完全無關的集子中取出來的。不過，在這些讚歌中，我們可以體會到一種特別的：「天主的救恩已達成」的語氣，同時強調達味家族（在祝福辭中），這是不能從這個時期的非基督徒猶太歷史中明顯地找到。與祝福辭和謝主曲最相似的非基督徒猶太詩歌是渴求拯救的禱文。不錯，公元前二世紀瑪加伯的勝利故事，很可能刺激解救詩歌的靈感，但解救者不是達味家族的人，因為瑪加伯的領袖們是肋未司祭。因此，最可能是：這是猶太基督徒讚頌天主在耶穌、默西亞內所行的拯救行動的詩歌。

現有一個趨勢認為，這是出自猶太基督徒團體的詩歌；因為，儘管各首讚歌都有概括性的相似之處，也有不少獨特之點，使我們可以說它們是出自同一背景的不同作者手筆。祝福辭以及謝主曲最後的部分（我們的祖先）中的「我們」，反映出詠唱者是集體的。更特別的就是，讚

歌從以色列基督徒中那些貧困者(Anawim)的禱文中取裁。這些人，部分可能在物質上貧乏，大部分是不信任自己的能力，完全依賴天的救援的卑微者、患病者和受壓迫者。他們的讚美詩可見於詠149:4:「因為上主喜愛自己的百姓，賞賜謙虛的人凱旋而得勝。」死海的感恩聖詠也有這種背景，「祢，上主，曾經幫助貧困者和無助者的靈魂，助他們對抗強者，祢曾把我的靈魂，從權勢者手中救出。」特別是謝主曲中的這兩句：「卻舉揚了卑微貧困的人，他曾使饑餓者飽饗美物」，也很配合這種背景。

有些學者甚至更進一步推論，有一個這樣的貧困猶太基督徒團體在耶路撒冷。在宗2:43-47:4:32-37，路加特別注意這個城市的猶太裔耶穌信徒，說他們這一群人，變賣自己的財產去救濟窮人。他出於思鄉之情而描寫這些基督徒，可能過份理想化，但保祿多次在書信中提到（亦見迦2:10）的為耶路撒冷教會捐錢，卻顯示路加的描述是有歷史根據的。宗徒大事錄也強調在聖殿內猶太基督徒的虔敬活動：「每天都成群結隊地前往聖地」（2:46:3:1）。無疑這也是被置於西默盎之口的「放你的僕人平安去吧」讚歌，及匝加利亞，司祭發言人之口的祝福詞的背景。²⁰

不過，確實的說，這些特點（貧困者、在耶路撒冷、聖殿內的虔敬活動），都是有關讚歌來源巧妙的推測，是沒有證據可證明的。讚歌有些地方是密切相連的，更難證明的是，有些人假定這些讚歌是從希伯來文或阿拉美文譯成希臘文的，他們假定第一批基督徒的通用語是希臘語。

為我們的目的，最好的做法是接受一個簡單的可能性，這些讚歌是來自初期猶太基督徒小團體^①的聖詠（來自一部聖詠集？），除此之外，不作任何特別的推測。這樣一來教會經常，有時甚至每日，在禮儀中詠唱這些讚歌，猶如我們遠古的祖先們在信仰中以一個團體的身分，讚美天主一樣。

如果我們的推論是成立的話，路加採用了這些讚歌，分別把它們放在童年敘述中的人物如：瑪利亞、匝加利亞和西默盎口中，他有沒有歪曲了它們的原意？相反，我可以說，路加對這些讚歌，有最卓越的洞見。如果這些是初期猶太基督徒的詩歌，它們現在在福音內，從第一批猶太信徒口中，在宣佈有關若翰洗者及耶穌的喜訊中頌唱，^②除了這些共同性之外，路加更巧妙地使讚歌和詠唱者的身分配合，這些讚歌往往是由一句話預先交代。例如在1:40，聖史告訴我們，瑪利亞向依撒伯爾請安，但沒有記錄她請安的說話，可是在1:46-55插入謝主曲，不但為她提供了問安的說話，而且這些話是最適合她的身分的（我們以下會見到）。在接下來的敘述(1:64)我們讀到匝加利亞開始讚美天主，但聖史還是沒有告訴我們這些頌辭是什麼；在1:68-79插入的祝福辭也是最恰當的讚美天主之辭。宣講者的差別也充份照顧到。謝主曲一開始回應了亞納在撒上2:1-2的開場白（希臘文：我的心在上主內堅強，我的頭因上主而高仰……我在你的救恩內欣悅）。它的適合性也超越兩位詠唱者的共通性；亞納的讚歌是在她已生產了第一胎兒

子之後唱的，而瑪利亞卻在她的第一胎成孕時唱的。我們以下會見到，儘管謝主曲是舊約字句和主題的大合併，其中有些詩句，卻預示了路加在耶穌公開活動敘述中記載的耶穌的真福訓言。這種前瞻性也配合瑪利亞的身分，因為她是履行「福音職務」(Gospel-ministry)的人物，在路加的「橋樑」章節：童年敘述中出現。她接觸一些舊約人物，例如匝加利亞和西默盎，他們的讚歌都沒有這樣清晰的預期福音的字眼。

概括地討論過路1-2章上的讚歌的來源和位置後，讓我詳細討論這首迎接若翰洗者成孕和誕生的讚歌，以銜接本書的上一章。

祝福辭

(路1:68-79)

讚歌引言

68^a 上主，以色列的天主應受讚美：

第一節

68^b 因他眷顧

68^c 救贖了自己的民族，

69^a 為我們興起了大能的救主，

69^b 並在自己的僕人達味家中，

- 70 正如他藉歷代諸聖先知的口所說過的，
71^a 拯救我們脫離敵人
71^b 和仇恨我們者的手。

第二節

- 72^a 他向我們的祖先施行仁慈，
72^b 記憶起他自己的神聖盟約，
73 就是他向我們的祖先亞巴郎所宣述的誓詞，
74 恩賜我們從敵人手中被救出以後，無恐無懼，
75 一生一世在他的面前，以聖善和正義事奉他。

路加加插

- 76^a 至於你，小孩，你要稱為至高者的先知，
76^b 因你要走在上主前面，為他預備道路，
77^a 為使他的百姓認識救恩，
77^b 以獲得他們罪惡的寬宥。

結語

- 78^a 這是出於我們天主的慈懷，
78^b 使旭日由高天向我們照耀，
79^a 為光照明那坐在黑暗和死影中的人，
79^b 並引我們的腳步，走向和平的道路。

祝福辭與早期基督徒的基督學

以上的譯文，^{②③}連同我認為最可信的分析和分段，是為作以下討論用的（其他學者接受一個稍為不同的分段，不過其差別並不影響我們這裏的討論）。按舊約詩歌的分類，祝福辭與讚美詩最相似；它也是以讚美以色列的天主開始。很明顯，譜寫這首讚歌的猶太基督徒，認為他們仍屬於以色列。同樣的讚美以色列天主的讚歌，也出現在歸於達味名下的聖詠集的三部分（或三卷）中（見詠41:14;72:18;106:48）最後的詩句上，不過在列上1:48的詩句，撒羅滿加冕後，達味也曾詠唱。它在此出現是適合的，因為這些猶太基督徒作者，是在讚美天主對達味後裔最後的受傅君王所做的一切。

讚歌雖然由路加編入洗者出生的故事背景之內，它原來的默西亞色彩，仍然保留下來，儘管匝加利亞為他的孩子而讚美天主，路加在此加入的有關孩子的詩句（1:76-77:路加的修訂），清楚地說明，拯救以色列的行動，是來自「主」而不是來自洗者，在他面前，若翰洗者不過是個預備道路者。^{②④}洗者的地位次於讚歌中不明顯的主角，即天主的默西亞式代理人，這種情形，由路加插入的兩句詩句：76-77的位置，更進一步地顯示。這兩節不是讚歌的結尾，否則這變成讚美的高峰；路加把這兩句插於結語(78-79)之前，而最後的結語是描寫那「從高上升的光」，「體現我們天主的仁慈」^{②⑤}那一位的。這個正確的秩序總不能弄亂：洗者本身不是最後的目標，正如若1:8所說：「他不是那

光，祇是為給那光作證。」雖然先敘述若翰洗者的事蹟，但引領我們踏出黑暗和死亡的（路1:79），是默西亞所做的，天主拯救的工作。

這拯救的行動，正是讚歌讚美以色列天主的動機，這點在兩節都有清楚的交代。整首讚歌即以此兩節為骨幹。這些詩節，通常長度一樣，結構相同。每一節都以天主對祂的人民、我們的祖先，所做的慈恩救援工作開始；接着卻描寫那是如何為「我們」而做的，如何實踐了對達味和對亞巴郎的誓盟。我們記得，瑪竇的族譜講到「耶穌基督，達味之子、亞巴郎之子」。材料可能是由瑪竇自己編輯的，但他從基督徒的傳統知道這兩位祖先的重要性。他們不但象徵耶穌特別的猶太血統（達味），更象徵地廣泛伸延（保祿藉亞巴郎以表示外邦人分享由耶穌實現的、天主的許諾）。可見，祝福和族譜一樣，是兩種不同的方式，表達預備耶穌來臨這個共同的重要主題。

第一節指示出自達味家族的默西亞承繼，已由先知們預言了（撒下[第七章]是一部先知作品），第二節連接亞巴郎和盟約。我們知道，路加的童年敘述的主題之一是先知與法律的滿全。要注意的是，這裏所描述的拯救行動是不定過去式(aorist)，²⁶雖然在基督敘述的時序中，主基督尚未在白冷誕生。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猶太基督徒是在主復活後，當這一切已發生、默西亞已經來臨後譜成這首讚歌的。在童年敘述的上文下理中，匝加利亞是在預言(1:

67)，用了不定過去式正好表示肯定有關默西亞要完成的工作的預言。

我們可以把這首祝福辭看作一首基督詩歌，因為它是關於默西亞、「拯救的角」（1:69注11；參閱亞納的讚歌撒2:10「賜予自己的君王能力」=默西亞、基督）的。但它和我們在保祿和若望傳統中找到的基督詩歌非常不同，他們的傳統着重點在耶穌人性方面的事業。例如保祿在斐2:6-11所引述的一首詩歌，提到耶穌的根源、他僕人似的謙卑生活、他服從而死於十字架上，和他受到的舉揚。若望的序言詩（若1:1-18）講到他來到世上，被他的弟兄排斥、他顯示他的光輝。可是祝福辭卻完全用舊約的字眼，描述默西亞式的救恩，毫不涉及耶穌生命中的任何事件。固然詩歌出現於童年敘述中，那時耶穌一生的其他事件尚未發生，但我們不能隨便以這個事實，來解釋這個現象，因為路加毫不遲疑地加插有關洗者將來動向的資料。反而，在祝福辭以及路加引述的其他讚歌（也有同樣的現象出現），我們見到非常早期的基督徒的基督學，尚未運用或者不曾運用一些基督徒專有的詞彙——也許是保存下來的、最古老的基督徒讚美禱文，這些猶太基督徒完全用他們祖先留下來的詞語表達他們的感受。我有時問現代某些相信有個默西亞將要來臨的猶太人，他們心目中有沒有一個配稱為將要來臨的那一位，他們舉出祝福辭（不包括路加加插的76-77兩節），這首讚歌的詞句對他們一點也不陌生。這也顯示，我們在將臨期選擇祝福辭作為福音

選讀是多麼恰當。這就是我們重活以色列的故事和期望的場合；我們相信這個故事，整個蘊藏在耶穌內，他們的期望在耶穌用以色列的語言讚美天主，和當我們頌唱祝福辭的時候，完全體現了。

第六章

瑪利亞領報、訪親和謝主曲 (路1:26-56)

教會在降臨期禮儀選用的讀經所營造的情景中，以這個路加片段(1:26-56)所營造的，最廣為基督徒所知。當然這是真正的宣報，遠遠比向若瑟和匝加利亞的宣報出名。這也是常在神學、靈修、藝術和文學中出現的宣報。面對如此豐富的有關這些景象的資料，我當然必須相當挑剔。我選擇最適合本書的將臨主題的資料，就是路加的敘述，他描述瑪利亞是接受和回應福音訊息的模範門徒。採取這個重點必須謹慎從事。有些學者，大部分是天主教學者，希望為瑪利亞受召叫這一幕重新定名，以表示它最主要的訊息是有關瑪利亞的。我堅決反對：最主要的訊息是耶穌以默西亞和天主子的身分而成孕，以及他為所有仰賴天主的人們所達成的救恩。不過，路加展示他最佳的基督徒直覺；除非有人聆聽福音，否則福音不是一個喜訊，路加描述瑪利亞是第一個聆聽、接受，繼而宣講福音者。這樣，在他筆下的瑪利亞，是第一個和模範的門徒。^②這位門徒的聖召，不是這一幕的首要訊息，但這是一個必須的輔助訊息，同時也是我們的將臨主題有用的訊息。

在討論瑪利亞的門徒職時，要特別留意我們對歷史上

的瑪利亞的心理和感受，所知非常有限；²⁸但是在此，路加對於她是耶穌的門徒這個極重要的事實，給了我們最有力的新約證據。當我們注意到馬爾谷不能給我們提供這個證明時，我們更能體會它的重要性了。馬爾谷福音清楚地把瑪利亞（由耶穌的弟兄或男性親戚陪同）和他的門徒分開，只有後者是與承行天主的旨意有關（谷3:31-35）。馬爾谷對於耶穌的家人頗有微言，因為他們認為耶穌瘋了，對他的態度也不尊重（谷3:21;6:4）。甚至瑪竇，他知道瑪利亞因聖神而懷孕耶穌，但對於耶穌的家人也持馬爾谷的不恭維的態度，從來不澄清瑪利亞成了門徒這回事。只有若望和路加一樣保持積極的態度，特別包括耶穌的母親在他的門徒的圈子裏；因為他描述耶穌使自己的母親，成為他所愛的門徒（模範門徒）的母親，使她在門徒之間，享有優越的地位。反省瑪利亞這種優越的門徒職務，這應該是屬於新約思想發展的第二階段。基督徒反省過耶穌的奧蹟之後，他們轉而思考他如何對那些在形體上與他親近的人，造成思想上的衝擊，最後也包括對「喜訊」的反省。²⁹

宣報

路加用描述天使向匝加利亞宣報的格式，描寫這次的宣報，同樣留意時間、地點和其主要的人物。時間（第六個月，即依撒伯爾懷孕第六個月）提醒讀者注意兩次宣報的關係。前一次宣報的地點是在耶路撒冷，所承繼的是司祭家族——這事件與舊約的人物如匝加利亞和依撒伯爾等很

配合。這次的宣報地點是在加里肋亞的納匝肋，所承繼的是達味家族——這事件與福音人物，例如瑪利亞和若瑟這些與耶穌有直接和親密關係的人物很配合，他的公開生活將在加里肋亞展開，他是出自達味家族的默西亞。³⁰

仔細比較路加這兩個宣報的引子，我們可發現它們有很有意義的差別。匝加利亞和依撒伯爾這兩個虔誠的人，一直渴望有一個孩子，因此，洗者成孕無疑是天主對於匝加利亞的答覆，但瑪利亞是個貞女，尚未與她的丈夫有親密的關係，因此，懷孕不是天主答覆她的渴求，反而是由天主主動地給她和若瑟一個意想不到的訊息，是他們從不曾預料的。洗者的成孕，是天主的恩賜，但也涉及人性的交配。瑪利亞懷孕涉及神聖的創造行動，沒有人性的交配；是由於聖神的庇廕，當一切還是混沌空虛時，是同一位聖神在其上運行（創1:2；見第三章）。比較「加俾額爾——匝加利亞」對話與「加俾額爾——瑪利亞」對話時，我們也發現兩段對話的格式相似，是從舊約有關依市瑪耳、依撒格、和三松的誕生故事，一脈相承地傳遞下來的，³¹這也出現在瑪竇的宣報耶穌誕生敘述中。不過，儘管有這些相似點，但在全部路加福音裏，都顯示着耶穌的獨特性，包括他的成孕和誕生，都比洗者偉大（路3:16）。

值得注意的是，加俾額爾在1:28向瑪利亞的問候：「充滿恩寵者」。這含有受到特別寵愛的意思，拉丁文的翻譯是「充滿恩寵」的意思，是瑪利亞在天主面前「獲得了寵幸」（1:30），這種情況在1:31是以將來式解釋：她將

懷孕和誕生耶穌。這個「充滿恩寵」的稱謂，肯定地預期將來的恩寵，不過這也配合瑪利亞已經享有的身分。天主揀選懷孕祂兒子的人，是那個已藉她的生活方式，沐浴在祂的恩寵之下的人。她的門徒職，我們以下會明白，是從她答應天主有關耶穌的旨意開始的；她的許諾是基於過去，在天主的恩寵下，她會對祂說了「是」。這樣一來，瑪利亞的門徒職，並不表示她洗心革面的皈依，而是一種持續。我們許多人的情況可能也一樣，當我們在某些特別的時刻，意識到是受了邀請，向天主在某些重要的事情上顯示的旨意說「是」。

向瑪利亞宣報的訊息包括耶穌的雙重身分，將要成孕的孩子——這也是瑪竇記述的天使向若瑟宣報的重點。作為達味之子的默西亞的身分，要追溯至撒下第七章，當年納堂答應達味，他的後裔將要永遠統治以色列。路加在1:32-33，藉天使加俾額爾重提撒下的許諾而點明（從死海卷軸我們可以看到，重述前言是當時的慣例）。以下的比較可以見到這種風格：

路1：

- 32^a 他將是偉大的，並被稱為至高者的兒子，
- 32^b 天主要把他祖先達味的御座賜給他。
- 33^a 他要為王統治雅各伯家，直到永遠；
- 33^b 他的王權沒有終結。

撒下7：

- 9 我要使你成名……
- 13 我要鞏固他的王位，直到永遠。
- 14 我要作他的父親，他要作我的兒子……
- 16 你的家室和王權，在我面前永遠存在，

瑪利亞問題式的回應（這一類宣報的固定形式）：「這事怎能成就？」同時，她也堅持，她不認識男人，這使加俾額爾有機會解釋天主的計劃，揭示耶穌的另一種身分，他不但是達味之子，他也是天主子(1:35)：

聖神要臨於你，至高者的能力要庇廕你，因此，那要誕生的聖者，將稱為天主的兒子。

這不是舊約的先知語言而是新約的宣道。在本書的導言中，我曾經指出，描寫耶穌是天主子的一些固定的元素，如何一再出現在新約，如何在描述耶穌事業的各方面（他的再來、復活、洗禮和成孕）時，一再引用，成為宣講他是誰的基本工作的一部分。保祿在羅1:3-4上的用詞，與路加在宣報中揭示耶穌雙重身分的描寫，非常接近，保祿這裏所用的資料，是得自較早期的宣講：

他按肉身是生於達味的後裔；

按至聖的神性…被立為具有大能的天主之子。

這樣，在向瑪利亞啓示耶穌的身分時，加俾額爾用了舊約先知的言語，說他是達味之子，用新約宣講者的話——保祿在羅馬書特別稱這語言為「福音」(gospel)，宣講他是天主之子。因此，我們可以說，對於路加來說，瑪利亞曾經聆

聽；而且是第一位聆聽了耶穌基督的福音，這是一點也不誇大的。

在此，路加無疑是預講了一套適用於、甚至超越於耶穌職務的基督學詞彙。他描寫瑪利亞對於她所聽到的福音的基本回應，這也是他的預講的一部分。在三部福音所共有的、耶穌職務的傳統裏，瑪利亞只出現在一個場合（谷3：31-35;瑪12:46-50;路8:19-21）。這個場合是解釋耶穌的自然家庭與他的門徒的關係，門徒不是憑血統關係，而是憑接受他有關天主的福音而成爲他神聖家庭的一員：「誰奉行天主的旨意，他就是我的兄弟、姊妹和母親」（谷3:35），或按路加更貼切的講法：「聽了天主的話而實行的，才是我的母親和我的兄弟。」（路8:21）在宣報中，路加記述瑪利亞的回應：「願照你的話成就於我吧！」他在此不但描述一個人，同意成爲耶穌肉身的母親，同時更重要的是點出一個成爲耶穌門徒家庭成員，其實是第一個成員的準則。

路加這個宣報的訊息，在將臨期內宣讀，猶如他當初撰寫時一樣切合時宜。我們基督徒應該很清楚，我們生於聖誕節的這位人士的身分，所信仰的是什麼。他不只是一位和平之子（這個名銜是一般傳播媒界人士樂意給他的）。他是達味家族的默西亞，在他身上，賦有豐富的舊約背景，正是這些將降期讀經一再提醒我們的。除此之外，他更是唯一的天主子，是天主與我們同在。缺少任何一項都不能稱爲福音，我們少接受任何一項都不能成爲門

徒。接受和贊同這個雙重身分，不只是理性上的贊同；這包括願意聆聽和實行耶穌宣講的天主旨意。

訪親和謝主曲

加俾額爾的宣報中附帶向瑪利亞透露依撒伯爾年老懷孕的消息；而且已經是第六個月了。一切為天主都是可能的（參閱路1:36-37）。³²這個訊息為瑪利亞訪親鋪路，使這兩位受到宣報影響的母親可以聚首。因此，當路加告訴我們(1:39)，天使離去後，瑪利亞急忙起程到猶大山區依撒伯爾家中探望她，他的目的，並不在於說明瑪利亞急於探親。其實是因為天使透露了依撒伯爾懷孕是天主計劃的一部分，瑪利急忙響應，表示她服從這個計劃。

依撒伯爾先知式的問候，也符合路加對瑪利亞門徒職的描寫。在耶穌公開生活期間，人群中有一位婦女高聲祝禱讚美耶穌（馬爾谷式）：「懷過你的胎，及你所吮吸過的乳房，是有福的」（11:27——路加特有的一幕）。這是真正猶太式的祝福，是申28:1,4的迴響，如果以色列民服從天主的聲音，他們便可蒙受天主祝福：「你身所生的…要蒙受祝福。」依撒伯爾也歡呼：「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³³你的胎兒也是蒙祝福的。」她的歡呼和人群中的婦女一樣，不但慶賀瑪利亞將為人母，更祝賀她榮任默西亞肉身母親的殊榮。不過，當時耶穌對婦人讚美的反應，與那次有關門徒職與自然家庭的關係之反應是一樣的（見以上的討論）。他糾正人群中的婦女說：「可是那聽天主的話

而遵行的人，更是有福的！」（路11:28）。依撒伯爾是一位先知的母親；此刻充滿了聖神(1:41)，她可以加上自己的意思和補充。因此，稱讚過瑪利亞的母職後，她繼續道出讚美的高潮：「那信了由上主傳於她的話必要完成的是有福的。」再一次重複聆聽天主的說話和實踐的極端重要性，預示耶穌自己對他母親的讚辭（路8:21）。瑪利亞受到雙重的祝福；她是默西亞肉身母親，同時也符合耶穌門徒大家庭的標準。洗者的母親歡呼這傳統的祝福，加上胎兒在她腹中歡躍(1:44)這個事實預示洗者將來要為這位後他而來者作證。

受到依撒伯爾雙重的祝福，瑪利亞於禮於情都應該回禮，也祝福依撒伯爾。因此，在路加的敘述中，這是插入謝主曲最適合的機會，尤其是當依撒伯爾尊稱瑪利亞為「吾主的母親」(1:43)，瑪利亞應該轉而讚美主本身。前一章我們討論過，路加童年敘述中提供的讚歌，反映那個時代猶太聖詠的風格，是舊約章節的拼合。這一點在謝主曲特別明顯。

在第五章，我們提到謝主曲，特意與撒下2:1-2，亞納為她的兒子出生而唱的讚歌，在開始的部分很相似。其實這種相似點，在整首謝主曲中都可見到，例如在路1:48：「因為他垂顧了他婢女的卑微」，響應撒下1:11的祈禱：「萬軍的上主，若你垂顧你婢女的痛苦」。這婢女的主題在路1:38已經出現過，「看，上主的婢女」，是瑪利亞對加俾額爾回應中最後的一句話。原文所用的字眼，確實是

陰類的意指「奴隸」的名詞；除了「上主之僕」的宗教意義（見宗2:18）之外，它也反映了很多初期基督徒的社會情況。在二世紀初，當羅馬總督蒲林尼(Pliny)尋找基督徒，打聽這群怪異的人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時，他去找那些女奴僕，因為在這卑微的人群中，他必定可以找到基督徒。瑪利亞自稱為婢女，在我們現代人聽來似乎很有詩意，但在早期的外教人聽來，是另一個基督信仰是怪異的證明：一群包括許多奴隸，崇拜一個被釘死的罪犯。無論謝主曲是否出自初期基督徒的「貧困者」（見第五章），曲辭本身很明顯是反映這些人的心態。瑪利亞成了他們的理想的發言人。

謝主曲描述天主的拯救行動的部分，我們也看到同樣的心態(1:51-53)：

他伸出了手臂施展大能，
驅散那些心高氣傲的人。
他從高座上推下權勢者，
卻舉揚了卑微貧困的人。
他曾使饑餓者飽饗美物，
反使那富有者空手而去。

這一段依然與亞納的讚美詩平行（撒下2:7-8）：

上主使人窮，也使人富；
貶抑人，也舉揚人；

上主由塵埃中提拔卑賤者，
從糞土中高舉貧窮者，使他與王侯同席，
承受光榮座位。

不過，在對偶方面，謝主曲超越了亞納和舊約的內容：它預示福音的訊息，特別是耶穌在路6:20-26所宣講的真福與真禍。我知道，大多數讀者都熟悉瑪竇所記述的真福八端和「神貧」的人、「饑渴慕義」的人等字眼，但路加只寫了四端真福，而且像利斧一樣砍伐，並沒有撫慰和靈修的句子如「神貧」和「慕義」等：

你們貧窮的是有福的，因為天主的國是你們的。
你們現今饑餓的是有福的，因為你們將得飽飫。
你們現今哭泣的是有福的，因為你們將要歡笑。
幾時，……人惱恨你們……你們才是有福的。……
你們的賞報在天上是豐厚的。

讀者也不要忘記，耶穌在此所講的是實在貧窮、饑餓和受苦的人。路加按照這四個範疇，寫了耶穌所講的與四真福相對的四真禍：

你們富有的是有禍的，因為你們已獲得了你們的安慰。
你們現今飽飫的是有禍的，因為你們將要饑餓。
你們現今歡笑的是有禍的，因為你們將要哀慟哭泣。
幾時，眾人都誇讚你們，你們是有禍的，因為他們的祖先也同樣對待了假先知。

謝主曲寫成的時間，是在耶穌實際上宣講了這福音之後，

作者再用耶穌的對偶方式，慶賀天主的工作，舉揚卑微和饑餓者，貶抑驕傲、權勢和富貴者。

不過路加把謝主曲放在瑪利亞口中，他無疑是對於門徒職和福音，作了評語。我們前面已說過在宣報的敘述中，他顯示了瑪利亞是第一位門徒，即第一位基督徒，她聆聽了喜訊，即耶穌是默西亞和天主子的喜訊，並接受了它。在訪親中，她迫切地與他人分享這福音之言，就像她的兒子在他的公開職務中解釋了這福音一樣。從這個連環的次序，我們可以看到基督學很重要的一面，和它對基督學的詮釋。路加福音（其他福音也一樣）記述耶穌開始他的職務時，有天主的聲音傳來，說耶穌是祂的愛子(3:22)——福音從一開始已經傾向基督學。當耶穌向人們宣講福音時，他並不重述他自己的身分說：「我是天主子」。反而，他解釋天主派遣祂的聖子的意義，因此，真福和真禍就是派遣行動救恩和判罪的結果。在童年敘述中，瑪利亞從加俾額爾那裏得知耶穌的基督身分；但當她自己講解她所聽到的訊息時，她並不是在宣講救助的天主的偉大，因為祂派遣了默西亞、祂的兒子。反而，她對祂的讚美，詮釋了這個派遣事件：祂顯示了大能，舉揚了卑微者，使饑餓者飽飫。總之（路1:54-55）：

他曾回憶起自己的仁慈，
扶助了他的僕人以色列，
正如他向我們的祖先所說過的恩許，
施恩於亞巴郎和他的子孫，直到永遠。

第一位基督門徒立下了門徒職務的模範。聆聽了天主之言、接受了，我們就應該與他人分享，不只是複述而已，更應該加以解釋，使它對於聽者是一個真正的喜訊。當我們在將臨期中，期待將要來臨的那一位時，讓我們問自己，在這一年內，我們要怎樣向他人解釋我們所信仰的、在聖誕節所發生的事，好使他人也能欣賞天使在第一個聖誕節所宣講的訊息：「看！我給你們報告一個為全民族的大喜訊；今天在達味城中，為你們誕生了一位救世者，他是主默西亞。」

*

*

*

在此，容我引述已故教宗保祿六世在一份有關瑪利亞的文獻：*Marialis Cultus*（瑪利亞敬禮，1972,2月）中一段最精微和最有神學洞察力的說話，以結束這本小冊子。教宗對於聖經的童年敘述及其他章節記述的瑪利亞所作的解釋，非常貼切，我自愧不如。

教會一向呼籲信友做法童貞瑪利亞的榜樣，不只仿效她的生活方式，更不是學習她所居住的社會文化，這些事物早已不存在了。而是學習她在生活中，全心全意和有責任心地接受天主的旨意，因為她聆聽了天主的說話，並付諸行動，且以愛和服務的精神，作為她一切行動的動力。她是值得模仿的，因為她是第一位，而且是最完美的基督門徒。

註

1. 這段經文也在聖誕前夕的下午感恩祭中誦讀——這個感恩祭在美國似乎不常舉行。
2. 希臘文直譯是：「耶穌基督的出生」；這個句子可能是取其字面意義，並按七十賢士本對這個希伯來字：「族系記錄」的譯法。
3. Phyllis Trible, *Texts of Terror*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84) 8-35.
4. 雖然提寶 (Trible) 不會把猶大收集在他的書中，但這故事和書中有關恐怖者的敘述相近（見上註3）。
5. 舊約的女子都是外族人，這個事實並不是為瑪利亞鋪路，而為瑪寶的聽眾，包括外邦及猶太基督徒鋪路（參閱瑪10:5-6；28:19）。
6. 在瑪1:1及1:18重複用了 *genesis* 這個字眼（見福音的希臘文原文）說明耶穌基督的誕生，與創5:1；6:9重複用同樣的字眼指諾厄的誕生，是一種平行的寫法，由此可見瑪寶是非常緊密地參照舊約。
7. 在1:18所用的動詞，不是希臘文一般指「結婚」的動詞；很明顯，希臘文沒有一個動詞可以恰當地描述猶太結婚俗例，甚至英文也一樣。不過，例如：訂婚，許婚等英文翻譯，都不能說明事實上，若瑟是在證人面前，正式立了婚約是瑪利亞的「丈夫」(1:16,19)。
8. 我很懷疑，較後期的經師文獻所爭論的，加里肋亞和猶大在這些問題上所持的不同意見，是否適用於若瑟的時期。
9. 二世紀基督徒對於這一幕的解釋，可見於雅各伯的原始福音 (*Protevangelium of James*) 14:1：「如果我隱藏她的罪，我就

是對抗上主的法律。」殉道者儒斯定、奧思定和基索東都主張若瑟這樣做是遵守法律。

10. 瑪2:20是出4:19一個逐字的迴響。
11. 兩位聖史相信耶穌不是由一位人性的父親而成孕的，兩位都不把注意力放在生理方面；他們所關注的是耶穌身分在基督學上的啓示。
12. 有些近代學者的釋經，比耶穌時代的猶太人更咬文嚼字。死海的厄色尼人坦言先知們的講話的意義，連他們自己也不理解。
13. 除了以上所舉的各點之外，要提醒讀者的是，儘管那個時代有許多聖書和著作，但仍未有一部形式固定的書被視為神聖的。很明顯，死海卷軸這群人，他們在使用依撒意亞的抄本時，也不注意編號，例如他們引用的這卷經書有多種不同的讀法和拼字。
14. 撒慕爾故事的平行一直持續到路加第二章，獻耶穌於聖殿，並且在聖殿有一個人名叫亞納(Hannah/Anna)向他致敬。
15. 基督徒聖經內大部分的「歷史書」，猶太人卻稱為「前先知」。
16. 猶太人的聖經和基督徒的舊約不同，在前者，達尼爾並不是屬於先知書。路24:44明顯地表示聖史有意識地超出法律與先知的範圍。
17. 預許洗者將「使爲父的心轉向兒子」。是引述拉3:24(RSV4:6)有關厄里亞的任務，不過，這也可能受福音其他適用於洗者的、有關父親和/或子女的說話（路3:8；7:31-33）所影響。
18. 亦參閱民13:24—25（希臘文）有關三松的故事：「孩子漸漸長大，上主祝福了他。……上主的神開始感動他。」
19. 例如，1:45和1:56連接得很好，1:80可以直接連接1:66，文意也非常流暢。在第二章插入的兩首讚歌，似乎更費力。

20. 雖然宗徒大事錄沒有明言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唱聖詠，在2:47提到他們讚美天主，從文學的角度說，童年敘述中的讚歌，應該屬於讚美聖詠一類。
21. 「初期」不祇是因爲讚歌是在路加之前，同時也因爲它們所顯示的基督學，完全是採用舊約的詞語，不像我們發現在公元五十年後的基督徒作品中所顯露的有相當高度文學技巧的聖詠。
22. 正如我以上指出，如果這些猶太基督徒作者是那些「貧困」者，過着在聖殿內崇拜的虔敬生活，其內容、寫作背景和誦唸者更配合；瑪利亞是一位貧困者，匝加利亞和西默盎是聖殿虔敬的實行者的典型。
23. 取自拙作：《默西亞的誕生》，366-67頁。
24. 可能路加在此用「主」（或上主）一字，是刻意製造曖昧，在洗者生前，洗者一直認爲他是爲上主、以色列的天主的直接干預鋪路，但在洗者之後來的，是耶穌、瑪利亞之子。依撒伯爾在1:43尊稱瑪利亞爲：「吾主的母親」。
25. 這個希臘字：anatotē，在匝3:8;6:12用來譯意指達味的「枝幹」或「苗芽」的希伯來字。瑪2:2也用這個字描寫：「他的星升起」，是象徵猶太君王誕生的星。
26. 各種抄本上所見的這個動詞的時態並不一致，有些是過去式，有些是將來式，因此，在1:78有visited或will visit 兩種讀法（中文譯爲「向…照耀」），我採納不定過去式(aorist)，我認爲將來式是抄經員把這段的耶穌敘述的時態，與在前兩節(1:76-77)的洗者敘述的時態，統一處理的結果。
27. 值得注意的是，這不是一個特別的天主教觀點。芬蘭信義宗學者：H Räisänen也持這觀點；一個合一的研究：《新約中的瑪利亞》(*Mary in the New Testament*, ed. R. E. Brown, et al. New York: Paulist,1978)也是根據他的研究而接受這個觀點的。

28. 見本書第一章論及的一些歷史問題。
29. 比路加或若望成書較早的馬爾谷福音，在極大的程度上是以基督學為中心的，但是卻不包括這種較廣泛的福音理解。
30. 有趣的是，儘管宣報耶穌誕生的方式非常不同，瑪竇和路加對父母的身分和情況的知識是相同：若瑟是出自達味家的後裔；瑪利亞是貞女；但他們已締結婚約——兩者都用了一個比較不慣用的動詞 *mnēsteuein* 來描寫這婚姻，說明兩人尚未同居（見上注7）。不過路加不如瑪竇這樣着重說明，在若瑟不是耶穌的人性父親的情況下，耶穌如何承繼達味的血統；見第三章。
31. 創16:7-12;17-18章;民13:3-20。這個主的（一位天使）顯現的模式，導致神視者恐懼或慌亂，接着天上的使者向他解釋顯現的原因，通常是直呼他的名字，有時加上與他的職務相稱的稱呼，並安慰他「不要怕」。訊息是將來的母親將要懷孕生子——這孩子應起名叫某某（有時還加上字源學的解釋），而他將完成某種事業。見到異象者會提出疑問，事情如何可能，有時也會要求一個記號。以上一些特徵，加上路加宣報故事其他的特徵，都可從天使的聖召宣告中找到，例如：梅瑟的聖召，見於出3:2-12;基德紅的聖召見於民6:12-23。
32. 最後這一句也是「亞巴郎—撒辣」故事的迴響，在此，與路加的「匝加利亞—依撒伯爾」故事配合得天衣無縫（見創18:14）。
33. 這個祝福類似對以色列優秀婦女的讚美，例如：雅厄耳（民5:24）及友弟德（友13:18）。

本書原著為英文，獲 The Liturgical Press
授權譯成中文，予以印行。

翻 譯／香港公教真理學會
出 版

編 輯 部／香港堅道十六號天主教教區中心十一樓

發 行 部／公教進行社

香港干諾道中十五號大昌大廈十七樓

電話：525-7063

承 印／香港明愛印刷訓練中心

一九九四年出版

◀版權所有▶

瑪竇和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包含宣佈耶穌即將誕生的訊息。按傳統，這兩章經文是在將臨期宣講，作為聖誕的準備。在本書中，白朗神父不但默想這幾個宣報的故事，同時也分析這兩首美妙的讚美詩或讚歌：我們從路加福音中聽到瑪利亞和洗者若翰的父親，分別唱出的謝主曲和祝福辭。白神父對於瑪竇福音記載的冗長的耶穌族譜，有獨特的見解，發人深省。將臨期是我們等待「將來臨的那一位」的時期，這些福音故事，清楚地給我們指出，我們所等待的這一位是達味之子和天主子，並使我們沐浴在舊約以色列詩一樣的期待中。

HK\$30.00
0901129

ISBN 962-7958-04-2

